

織

工

德國霍脫邁著
陳家駒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Weaver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回文學研究會叢書 織工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Hauptmann*

譯者 陳家駒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蘇州 南昌 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劇中人

屈賴息格(絨布廠長)

吳海法(管理員)

紐邁(會計員)

學徒一人

約翰(馬夫)

女僕一人

佛撒而(酒店主)

雅娜佛撒而

旅客一人

樵工一人

何理希(破布商)

屈賴息格手下的人

屈賴息格夫人

萬賀爾(屈家的教師)

克得爾好史牧師

克得爾好史夫人

海特(巡長)

庫啓(巡警)

佛撒而奶奶

費剛德(木匠)

農工一人

司蜜脫(軍醫)

未滴希(鐵匠)

織工 劇中人

織工 劇中人

織工

白格爾

莫理知夏格

卜麥老老

卜氏母

卜珮德

卜愛瑪

弗立知(愛瑪的子四歲)

奧格司卜麥

恩叔吉老老

罕立溪奶奶

薛爾司老老

薛氏母

高脫立白薛爾司

路易史(高脫立白的妻)

蜜兒(他們的女,六歲)

賴邁(織工)

海巴(織工)

織工妻一人

(一羣男女老少織工)

以上四十人扮演。地點在烏倫比格裏卡西巴黑,彼得司華渡,及蘭根比羅三處。

第一幕

粉白房一大間，在彼得司華渡屈賴息格家的樓下，那是織工繖布匹的處所，也是收藏粗絨布的地方。向左是幾扇沒窗帘的窗門，在後牆裏有一玻璃門，向右是另一玻璃門，男女老少的織工正由此門進出。沿三面牆上都排着收放絨布的架子。靠右牆設一長條凳，凳上已有幾個織工攤放了他們的布匹。按各人到的先後順次將布交給屈賴息格的管理員吳海法檢驗。吳帶着規尺及顯微鏡立在一張檢驗布匹的大桌後面。當吳海法驗過合意了，織工將那布拿到一個學徒所管的天秤上去稱分量。這學徒就將那收下的布放到架上去。於是吳海法向那坐在一張小桌邊的會計紐邁喊出每次應付的價值。

那時候正在五月底酷熱的天氣。時鐘正打十二點。大半等候着的工人都像立在法庭之前，延頸切望，大有關於生死判決的情景。他們還現出畏畏縮縮乞憐的神氣，顯然已不知受過

了多少屈辱，而以困苦不堪之故，已養成毫無振作之習氣。并且各人面上都帶着愁苦慘淡的形容。那些男工人都脫不了萎靡寒酸的神氣。多半是聳肩曲背，憔悴可憐的——因為他們在機旁坐多了之故，腿也彎曲不能伸直了。那些女的一眼望去倒少些特性。她們都是羸瘦污濁不堪的，反覺那些男工還有些可憐的自重心；他們的衣服破爛得七零八掛，到是那些男工的衣服拼拼補補還像樣些。有幾個年輕的女子雖然是面黃如臘，骨瘦如柴，愁眉苦眼的，却仍未失其一種天然的風姿。

紐邁（正數着錢）這是八毛五分。

織工妻（三十來歲，容貌枯瘦，顫抖着手拿起那錢）多謝您，先生。

紐（見她不走開）怎麼啦，這次又錯了嗎？

織（戰抖着，求懇的神氣）先生，您想我可以預支一兩毛錢麼？我用得很急呢。

紐 我等用幾十塊錢呢。要講等用的話！——（已只顧他自己數給另一織工的錢，稍停一刻）預

支的事是屈先生管的。

織 那末先生，我可以見見屈先生對他當面說說麼？

吳海法 （現在是管理員，以前也是織工。他那態度還不錯，不過吃得肥，穿得好，修飾得乾淨，并且聞鼻煙的癮很大。他粗聲的喊）屈先生要把這些小事都親自管到，也忙不過來啦。那還要我們幹什麼？（他量了布，再用顯微鏡察看）噲，真要命啦！這什麼風啊！（帶上厚項巾圍着他的頸）無論誰進來，把門關上。

學徒 （高聲向吳海法）像木石一樣的人，您還對他們說什麼。

吳 對了——稱啊！（那織工將他的布匹放在天秤上）你還不知道你自己的事該怎麼做的呢！又滿是疙瘡。這個布我實在是不必看啦。你還自稱爲織工呢，剛才你在那邊還「大吹其牛」呢！

（白格爾進。一個年輕力壯的織工，鹵莽而兼勇敢的神氣。當他進來的時候，吳海法，紐邁，和那學徒彼此丟了個眼色。）

白 倒霉的事！這是汗血做出來的工，一點兒錯不了的。

第一織工 (低聲) 這火坑裏算是天堂嘍。

(卜麥老老由那右邊玻璃門擠進，從那門裏可以見到許多的織工，肩擦肩的站着等輪到他們的次序。這老老踉蹌向前把他的包裹放在那條卽在白格爾旁邊的凳上。他就在包旁坐下，拭他臉上的汗。)

卜 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方也應該休息休息啦。

白 休息是比錢好呢。

卜 是呀，可是我們也得要錢才行啊。你早呀，白格爾！

白 早呀，卜老丈！不曉得我們在這裏還得等多久呢。

第一織工 那算什麼？做了織工在這裏別說等一點鐘，就是等上一天，有什麼法子？他還想幹別的什麼事嗎？

吳 那邊別鬧啊！我們自己的說話都聽不清啦。

白 (低聲) 這總算是個倒霉的日子得啦。

吳（向一個立在他面前的織工）我對你說過多少次教你帶乾淨點兒的布來。這是什麼爛貨？又多疙瘩又有草。還帶這許多的齷齪。

賴邁 先生，這是因為沒有新鉗子的緣故。

學（稱了那布）分量也差呢。

吳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織工。把這些紗發給他們我真不願意。在我當初的時候可不是這種情形！要有像那樣的貨繳給主人，可就要你的好看啦。那時候做買賣的情形與現在是不同的。一個人總得知道他自己的生意的——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可別想啦。賴邁，五毛錢。

賴 但是那裏邊有一磅應當可以作為消耗的呀。

吳 我沒有工夫。第二個人來——看你的怎麼樣？

海巴（將他的布匹放在桌上。當吳海法察看的時候，他走近他旁邊；很懇切低聲的說）吳先生，勞您駕，請問您先生，我上次預支的錢在這禮拜的工錢內可以暫且不扣麼？

吳（量布并察看工作；嘲笑的说）好！曉得你下次又怎麼樣啊？這布看起來又像緯線黏過了絡

管兒似的。

海（接下）先生，下禮拜我一定不讓有一點錯兒。上禮拜是因爲我有兩天的公役不能不去服務的。並且我的內人病在床上啦：

吳（把那布匹交去稱）又是一匹真好的材料。（已在察看另一布匹）這是什麼絨邊！這裏寬啦，那裏又窄啦；這邊的緯線抽得多緊啊，那邊的經線又放得多鬆啊。這一寸之中至多不上七十七根緯線。其餘的還說什麼？你這個工算是誠心做的嗎？像這樣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

（海巴忍住眼淚立着，卑屈哀懇的神氣）

白（低聲向卜麥）你想要那個混蛋說好，除非把你自己袋裏的錢搯出來給他做額外的紗錢才行。

（織工妻還立在那賬桌旁邊候着，不時的四面觀望想乘機懇求，現在仗着胆再上前去）

織（向那會計員求懇）先生，您要這一次不准我預支些錢，我不知道怎麼得了啦——唉天哪，

天哪！

吳（遠遠地喊）這個事哭也不成，喊天也不中用的。在別的時候你就不想到天啦。你就上茶坊酒店裏去找你的男人，看他可是常在那些地方偷懶。我們不能預支錢的。我們的一個大都得交賬的。這不是我們的錢。勤快的人就知道做活，他們才真能敬畏上天呢。他們也決不要預支錢用的。現在你該明白嘍。

紐 比羅織工就能得了四倍的工錢，他一刻兒工夫也就浪費完啦，還得背上許多債呢。

織（高聲，彷彿求大衆公論似的）沒有人說我是懶惰的，以前我雖然懶過，現在我可不能算懶啦，我曾小產過兩次。說起約翰來，他也是個可憐蟲。他在石爾羅不過替人管管牛羊，有什麼好處，并且：一個人總祇有一個人的力量啊。我們祇能盡我們的力量做工啊。近來許多個禮拜我到了夜很深的時候還做工呢。我真好比快要淹死的人，有一點氣力總想拼命的往水上面穿的。可是吳先生呀，您可憐可憐我吧。（懇切委婉）求您賞我一兩毛錢，下次工錢上扣除可以麼？

吳（不睬）費突拉，五毛八分。

織 祇要一兩毛買買糧食的錢。我們沒有別的法想啦。我們零零碎碎的賬已經欠得很多啦。

紐 (半莊半諧的向學徒說)「織工妻，養小孩，一年養一胎。」

學 (隨着附和他的韻，帶唱的說)「今一胎，明一胎，都是不成材。」

賴 (那會計給他的錢他不拿)每匹布我們向來得六毛六分的。

吳 (遠遠喊)賴邁，要是我們的規矩你不合意，你說明就得啦。織布工人多得很呢——像你一樣更多。十足的分量我們才給十足的錢。

賴 那分量怎麼會弄錯了……

吳 你帶來的布要是沒有錯兒，我們付的錢也沒有錯的。

賴 這次的布可不能說疙瘡太多啦。

吳 (一面察看布)你想吃得好，總須織得好。

海 (曾經立在吳海法旁邊，想等候個好機會。他聽吳說了這句妙語，向他笑了笑，再上前稱呼

他)先生，請問您，我所預支的那兩毛多錢今天暫且不扣吧？我的內人自從二月到現在還病

在床上呢。她一點也不能幫我動手做活，我還得給繞絲女孩的錢呢。所以：

吳（拿了一撮鼻煙聞一聞）海巴，你想我除了你別人全不用管了嗎？別人也得輪着次序的呀。

賴 那個紗線一給了我就帶回家去，纏在機上啦。怎教我交出比拿去更好的紗線來呀？

吳 你要是不願意，你可不必再來。來的人正用不了呢。

紐（向賴邁）你的錢不要了嗎？

賴 這樣的工錢我真不好意思拿。

紐（不再睬紐邁）海巴，五毛減去兩毛五分的預支賬，還賸兩毛五。

海（走向桌邊，看看那錢，搖搖頭彷彿不信他自己的眼睛似的，於是慢慢地把錢拿起）好，我向

來沒有過！——（嘆口氣）咳，可憐，可憐！

卜麥（望着海巴的臉）是呀，弗朗子，可不是嗎？真真的可嘆。

海（氣塞難言）我家裏有個女孩兒也病倒啦，她還要點藥吃呢。

卜 她怎麼病啦？

海 你想，她老是那麼病殭殭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妨告訴你聽——她早就得病啦。那是個血症，這裏，那裏，到處的出血。

卜 那總是這樣的。但願個個人都窮到頭，病到死完事。這是沒有法的，也就是不得了的事。

海 卜老丈，你那包裹是什麼？

卜 我們家裏一口兒飯也沒有騰啦，所以我把我們的一隻小狗拿來殺啦。這到不算狠心的事，因爲這可憐的畜生已經是餓得半死的了。從前是多好的小狗兒呵！我自己不能殺他。我不忍做這個事。

吳 (已驗完白格爾的布匹——喊) 白格爾，六毛二分。

白 那個錢是你吃飯的吧？不是工錢。

吳 你們算清了賬的該出去啦。我們這地方都轉身不過來啦。

白 (向那些立在左近的人大聲說) 這算什麼，簡直是給吃飯的錢。一個人日日夜夜的埋着頭，曲着腰坐在那脚板上，對着那織布機做苦工，每晚上總是困得要死，白天裏又是熱得要命，臨

了來他竟布施我六毛來錢！

吳 這地方不准胡鬧。

白 你想你這一說，我就不敢開口了嗎？你可想錯啦。

吳 (大喊)好，等一忽兒看罷！(衝向那玻璃門去，對那辦公室裏喊)屈先生，屈先生，請你到這裏來一趟可以麼？

(屈賴息格進。大約四十歲，肥胖身體，氣喘喘的神氣。外貌嚴厲。)

屈 什麼事，吳海法？

吳 (懷恨的說)白格爾說他要在這裏胡鬧。

屈 (走上前，把頭一扭向白格爾瞪一瞪眼；他的鼻孔裏氣噓噓的)哦，居然有這個事——白格爾。(向吳海法)可就是這個人麼？(那幾個夥友都點頭)

白 (傲慢)是呀，屈先生，是呀！(指他自己)就是這個人(指屈)那也是一個人呢！

屈 (怒)噲，你好大胆啊？

吳 待他太好啦。他簡直的肆無忌憚啦。

白 (坦然) 不准開口，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的媽一定是被鬼迷啦才生了你這種沒出息的兒子。

屈 (大發雷霆，大聲呵喝) 不准開口，你這東西，不然就……(他顫抖抖的上前幾步)

白 (立着不動) 我不是聾子。我聽得很清楚的。

屈 (鎮靜他自己，以凜然自尊的態度問) 這個傢伙可不是在那一黨裏的……

吳 他是個彼羅織工。現在鬧什麼事，他們一定在內的。

屈 (顫抖) 好，我警告你一下。若是再有像昨晚的事發生——一羣無賴小子打我窗前過去唱

那歪歌兒……

白 你意思可就是『萬惡官吏麼？』

屈 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得。我告訴你，若是給我再聽見了，我可要把你們拿住一個啦，我就——

你要留神啊，我不是說玩笑的——把他送到官廳裏去啦。並且若是我查出來誰是做那渾賬

歌的人：

白 那是個美妙歌兒，美妙極啦！

屈 還有句話，我得叫巡警在那地方看管，那是很容易的。你們年輕的，我將要減少你們的工啦。我已經有了好些工人沒有像現在一樣的，好的多呢。

白 這話我到相信。真純良的廠長一轉身的工夫就可以僱得二三百工人的——馬上把他吞吃啦，連骨頭也不賸一根。他有四個胃跟牛一樣的。他的牙齒跟狼一樣的。所以他不嫌多，只嫌少的。

屈 (向他的夥友) 我們的工別再給那人做啦。

白 這於我們反正都是一樣：不餓死在機旁，就餓死在路旁。

屈 那末你出去啊，馬上得出去啊！

白 (堅決) 工錢不能不要啊。

屈 紐邁，還得給他多少？

紐 六毛二分。

屈 (急急的從那會計手上拿了這錢，向桌上一丟，因此有幾個錢滾下地去) 那就是你的，你現在好滾啦！

白 工錢不能不要啊。

屈 你不看見在那邊嗎？你若是不拿了走……現在剛好十二點鐘……那些染匠就要出來吃飯啦……

白 我的工錢該付到我手上——這裏啊。(用他的右手指指他的左手掌)

屈 (向學徒) 替爾納，把那錢拾起來。

(學徒拾起那錢放在白格爾手裏)

白 凡事總有一定的規矩。(從容由他口袋裏摸出一個舊錢袋把錢放進去)

屈 (當白格爾還沒有走開的時候) 好啦？你還要我來扶你嗎？

(那隊織工裏面顯出騷擾的情形。祇聽得一聲長嘆，隨即一聲顛撲。大眾就注意到這件新

事情)

屈 你們那裏幹什麼事？

男女織工隊

『有人暈倒啦！』——『這是個病小孩兒！』——『這是急病吧，不然是什麼？』

屈 你們說什麼暈倒麼？（他走近些）

老織工 無論怎麼樣他現在總躺在那裏啦。

（他們讓開路。但見一個八歲左右的男孩躺在地板上，彷彿死了。）

屈 有誰認識這孩子麼？

老織工 他不是我們莊上來的。

卜老 他好像是罕理溪織工的孩子。（向他近些看）是啦，是罕理溪的小孩叫做斐理。

屈 他們住在那裏？

卜老 先生，住在卡西巴黑，近我們那裏的。他晚上常到各處去玩音樂賺錢的，白天就在織機邊

做工。他們有九個小孩兒，並且要快有第十個啦。

男女織工隊『他們是非常可憐的。』——『他們的房子全漏啦。——他家女人連那九個孩子只有兩條被。』

卜老（拖着這孩子手臂）好孩子啊，你現在怎麼啦，醒醒吧，好孩子啊。

屈 你們誰來幫幫我，把他扶起來。叫個有病的孩子來到這麼遠的地方，豈有此理。拿點水來，吳海法。

女工（幫着擡這孩子）好孩子啊，你不至於死吧！

屈 白蘭地，吳海法，白蘭地就行啦。

白（大家忘記他了，他立着傍看。現在一手挽着門鐸，高聲笑罵的說）給他點東西吃，他就好啦。
（走出）

屈 那個傢伙沒有好結果的。——紐邁，把他挾在胳膊底下擡起來吧。現在容易啦，容易啦；把他挪到我房裏去吧。怎麼啦？

紐 屈先生，他會說話啦。他的嘴唇在這裏動呢。

屈 什麼——你說什麼孩子？
孩 (輕輕的) 我我——餓啦。

女工 我想他說：

屈 我們總可以知道的。別停在這裏。我們把他帶到我房裏去吧。他可以躺在我那沙發上。看那醫生怎麼說。

(屈賴息格，紐邁，同這女工帶這孩子到辦公室裏去。這許多織工就像一班小學生見他們的老師離開講堂似的手舞足蹈，高談闊論了幾分鐘。)

卜老 我想白格爾是一點不錯的。

男女織工隊 他剛才好像是這樣說。——「在這裏餓倒的事也不足爲奇。』要是老是這樣扣工錢，到了冬天他們不曉得怎麼過呢。』——「而且今年的白薯一點也不好。』——「時世愈鬧愈糟啦，總要把我們大家弄到同歸於盡才完事呢。』

卜老 我們最好的法子祇有像南滴溪織工一樣，拿根繩子捆在自己頸上，就在那織物上吊死

了完事。(向另一年老織工)你閒點兒吧。我昨日上午路去來。我的連襟在那鼻煙廠裏做工，因此他給了我一點兒。你手巾包裏有什麼好東西麼？

老織工 不過一點兒薏米。我剛從阿白里溪後面來，走過一輛磨坊車子，上邊有一包，包上有個裂縫啦。你想有這個事我們多高興啊。

卜老 在彼得司華渡有二十四個磨坊，但是無論他們磨什麼總沒有我們的份兒。

老織工 我們須要振作精神才是。有法子可想的。

海 是，我們餓的時候只要求那些大人先生想法子好啦，要是那還不中用，我們可只好拿些石子把口堵上完事。對不對，卜麥？

(屈賴息格，吳海法，同紐邁又進)

屈 這是沒有什麼重大的事。那孩子已經好啦。(氣喘喘的踱來踱去心裏受激刺的樣子)但是這個事究竟有關名譽的。這孩子多瘦弱，風一吹就得栽倒的。我真不懂這些人，他們做父母的如何這樣的不當心。叫他負這麼重的兩匹大布走十八里地！要不是親眼看見的人，說給誰聽

也不信啊。照這情形我可不能不立個規則，不許孩子們來交貨啦。（他走來走去有幾分鐘不出聲。）我很希望以後不再有這些事發生。——這事該責備誰啊？說起來當然又得歸罪廠長囉。總是我們不好。若是有什麼窮苦孩子到了冬天雪裏凍死啦，馬上就有謠言傳播出去，不上兩天那些報紙全造出冤人的話來啦。那裏還有什麼責備他的父母的嗎？——一個字也不提啦。他們有什麼責備呢？總是廠長不好——廠長就是個替死鬼。他們是奉承織工的，而專攻擊廠長的，——不是說他殘忍的人，就說他心跟石頭一樣的壞人，我們就如小牛兒遇着惡狗只能聽他們咬啊。他們還要說廠長祇曉自尋快活，不顧織工們的死活呢。他們專會花言妙語的說現成話，就不曉得我們的苦衷；我們也常時晚上沒有睡的，有時有冒險的事誰也夢想不到，有時籌劃種種的事煞費了苦心，又不能不竭力的跟人家競爭一切，以至於沒有一天不在困苦煩惱之中。你想廠長的責任多大，你想有多少人每天靠着 he 生活的。得啦，得啦。你們誰幹得了呀？你們一刻兒也受不住啊。（轉想了一下）剛才那個傢伙白格爾你們大家都看見的，多少壞啊。現在他一定得出去造我種種的謠言啦，說我怎麼的忍心囉，爲怎麼的一點小事就把

織工革退囉，那不用說啦。可不是這個情形嗎？你想我，可是那樣殘忍的人麼？

大衆的口音 不是，先生。

屈 我自己想也不像那麼樣的。但是那些沒出息的人還要來唱那歪歌兒，誹謗我們廠長——

口裏叫窮叫餓的，袋裏可有的是錢，浪費着買白蘭地喝。若是他們要知道真真的窮苦，他們不妨去問那些蘇布織工。可以聽聽他們說些什麼。所以你們在此地，做絨布織工，並沒有跟他們一樣的苦，正該感謝老天爺呢。我到要問問在這裏的年老勤慎的織工：好的工人，在我這裏，

工究竟能過活不能過活？

許多口音 能啊，先生，他能，先生。

屈 怎麼樣——你看像白格爾的人當然不是能過活的。我勸告你們，那些年輕的孩子須要阻止他們才好。若是再要那麼胡鬧，我可要停辦啦——所有營業全不辦啦，到那時候你們自己去謀生吧，愛做什麼工做什麼工得啦——或須白格爾先生有法子想的。

第一織妻（曾經走近屈賴息格，討好的樣子給他衣上的灰拂拂）總得托您先生的鴻福啊。

屈 生意之壞到了現在這地步，你們自己都明白。不但不賺錢，我每天總得虧點本呢。都祇爲我有了這許多織工做活，我總想使他們有點感激的心。要不然，我有幾千匹布擱在那裏，還不知道賣不賣得了呢。現在，我聽說這裏左近失業的織工也多得很呢，那末——我想讓吳海法對你們細說罷——但是我所說的這些話不過表示表示我的好意：我可不能到處去賙濟；那個事我辦不了，因爲我不甚富足；可是無論如何我可以給他們失業的人一點謀生的機會。這是冒險虧本的事，盡我的力量做去，不過是我的事情。我常對我自己說：一個人能做點工總有口飯吃比餓死究竟好些。我這話錯不錯？

許多口音 不錯，不錯，先生。

屈 那末所以我預備添僱二百個織工。吳海法可以把這些情形告訴你們的。（他轉身走）

第一織妻 （走到他和門的中間，很急促懇切的說）哦，先生，勞你駕，請問您可否發點善心：我已經請求過兩次不准：

屈 （趕快）對吳海法說吧，好奶奶。我現在時候太晚啦。

(向前去，聽她立着。)

賴 (又攔住他。急切的訴苦聲氣) 我有不平的事要訴給您聽，先生，勞您駕。吳海法先生不答應

我：我一匹布向來得五毛八分的：

屈 (插他的話) 吳海法是我的管理員。他在那邊。上他那裏去吧。

海 (留住屈賴息格，忙亂的樣子) 哦，先生，我要請問請問，不知道您肯不肯：若是我可以：若

是吳海法先生可以：可以：

屈 你要什麼呀？

海 我上次預支的錢，先生；我想您須肯：

屈 我不懂得你說什麼。

海 我的光景實在太難啦，先生，因為：

屈 這些事吳海法一定得管的——我實在沒有工夫。你跟吳海法商量吧。

(他逃進辦公室裏去。這些訴苦的無法可想，彼此面面相覷，大家嘆了口氣，從新回到人叢

裏去。

吳 (繼續他查看的事) 那末，愛兒看看你的什麼樣。

卜老 吳先生，那末一匹布我們究竟能得多少？

吳 五毛一匹。

卜老 到了這個地步啦！那些織工都氣憤憤的咕嚕私語。

第二幕

一間小房威爾海恩叔吉家裏，他是在烏倫格比格裏的卡西巴黑一個村上的織工兼做房主的。這間房裏從那破地板到那煙薰黑的屋樑不過六尺高，坐了四個人。兩個年輕女孩，名叫卜愛瑪，卜珮德，正在機前作工；卜母年已衰老，坐在床邊一張凳上，有個繞車在她的前面；她的傻兒子坐在一張腳凳上也在繞紗。他年已二十，小身小頭，而蜘蛛似的長腿長臂。

右牆上有兩扇紙補的或草塞的破玻璃窗，隱隱約約桃紅色的晚光從那裏射進來，正照着那兩女孩的鴉鬢，蓬蓬鬆鬆的遮着他們的瘦頸削肩。他們的裝束除了一件粗布襯衣只有一條極粗糙的麻布圍裙。那熱烘烘的陽光還映在那老年女人的像骷髏似的頭上，滿面的皺紋，一雙被作工時的煙塵燈光害的凹眼；一條長長粗糙細瘦的頸子；幾塊破爛的肩巾湊合起來遮着她的深凹凹的胸部。

右牆上一部分也有光照着，旁邊放着火爐，爐凳，臥榻，上面掛着一二幅五彩的神像之類的印刷品。這火爐邊有幾塊破布掛着在那裏亮乾的。在這火爐後面堆着好些不值錢的木料。

在這凳上放着幾個舊瓶罐和些燒煮用的傢伙，還有些番薯皮攤在紙上等乾的。在那些楨上掛着幾束紗線和幾個繞絲筒。在織機旁邊放着幾個盛絡管的籃子。在那後面牆上有個矮門沒有門的。門旁有一捆蘆幹靠在牆上，蘆幹那邊是堆着幾個破的大籃子。

這屋子裏一片的聲響——那有節拍的機聲乒乒乓乓，把門窗地板都震動了，那吱吱唧唧的幾把梭子不絕的來來往往，那繞絲車輪旋轉得呼呼嚮像好些大蜜蜂鬧鬧似的。

卜母（當那兩個女孩停了織，曲着身理絲的時候，她抱怨的神氣微弱的口音說）又打上結了不成？

愛瑪（年長的女孩，大約廿二歲，正在結連一根斷線）這是什麼倒霉的紗，真真是！

珮德（十五歲）是啊，這次他們給我們的紗真壞。

愛 你父親不知道怎麼樣啦？他是九點鐘出門的。

卜母 你問的不錯。這麼大一個世界他在那兒呢？

珮母親，您不用着急。

卜母 珮德孩子啊，我忍不住啊。（愛瑪從新又織）

珮 停一刻，愛瑪！

愛 幹什麼？

珮 我想我聽見有人來啦。

愛 大概是恩叔吉來家啦。

（弗理知進，一個赤脚的，穿破衣的四歲小孩）

弗 （啜泣）我餓啦，母親。

愛 等等，弗理知，就得啦！祖父馬上得來啦，他有麵包帶回來，還有咖啡呢。

弗 可是我餓的厲害啊，母親。

愛 你得乖乖的弗理知。聽我的話。他即刻就來啦。他有好麵包啊還有好咖啡啊；那時候我們停了工，母親就拿了白薯皮上那農夫那裏，農夫就得給她一點淨牛奶帶回來給她的小乖乖吃。

弗 祖父上那裏去啦？

愛 上廠長那裏帶了一匹布去啦。

弗 上廠長那裏麼？

愛 是啊，是啊，弗理知；上屈賴息格那裏在彼得司華渡。

弗 他是不是在那裏買麵包的？

愛 是啊，屈賴息格給了他錢，那末他拿錢買麵包來啦。

弗 他可給他一大堆錢麼？

愛 (不耐煩) 噶，別多說啦，孩子。

(她同佩德仍繼續織布，織了一刻他們又停下。)

佩 奧蓋司，你去問問恩叔吉可以給我們點火吧。

(奧蓋司帶了弗理知出。)

卜母 (忍不住同小孩一般的見解，啜泣) 愛瑪！佩德！父親上那兒啦？

佩 他須去望過好友啦。

卜母 (哭) 他要是在酒店上坐下渴了，那怎麼了啊？

愛 母親，您別哭！您須曉得父親不是幹那樣事的人。

卜母 (想起種種的黑暗前程精神錯亂) 他若是不回家來，那……那……那我們怎麼了啊？——他要是把錢喝了，豈不是我們一點兒沒有吃的了？我們家裏是一把鹽也拿不出來啦——一口麵包也沒有，一捆柴也沒有啦。

珮 等一刻吧，母親！現下月光才上來。我們可以帶奧蓋司一同去到那樹林裏拾些柴幹來。

卜母 好，回頭被林主捉住啦。

(恩叔吉是個老織工，高大身材，須低着頭才能進這屋子。他把頭伸進門裏來。只見他又亂又長的鬚髮。)

恩 要什麼？

珮 請你給我們點火。

恩 (含糊的口音，彷彿在病房裏說話似的) 還有很好的日光呢。

卜母 莫非教我們坐在黑暗地獄裏嗎？

恩 我自己也只得如此啊。（出去）

珮 可見他真是個小氣的人。

愛 那沒有法子，只好着等他高興啊。

（罕理溪奶奶進，三十來歲的孕婦，枯瘦的臉上顯出她經歷過無限的辛苦磨難）

罕 您都好啊！

卜母 好，葉妮，你有什麼新聞麼？

罕 （蹣跚走）有一塊玻璃穿進我腳裏去啦。

珮 來坐下，讓我看能不能把他取出來。

（罕奶奶自己坐下。珮德跪在她前面，察看她的腳。）

卜母 葉妮你家裏多好麼？

罕 （失望的神氣開口說）我們家裏是糟透了。

(她禁不住兩淚直流，隨即哽咽起來。)

卜母 葉妮，要是老天爺可憐我們麼，早些把我們脫離了這苦海，這就最好啦。

罕 (不由得自己嗚嗚的啼哭) 我的孩子們要餓死啦。(哀啼) 我是心力用盡啦。只好等我做到躺倒了完事——我現在雖是活人還不如死人呢——全不中用了。你想我一手要養九口怎麼能够呢？昨日晚上得了一點麵包，可是那一點兒就全給了那兩個最小的也不够的。你想我給了那一個好啊？他們都哭着叫給我給我，母親給了我吧！我現在還能掙扎做些已經到這個地步啦；要是我掙扎不起啦，怎麼樣啊？我們的幾塊白薯已經是搜括完啦。我們一點兒東西也沒有得吃啦。

珮 (已經取出了一塊碎玻璃，洗了她的傷) 我們找塊破布把他包一包吧。愛瑪，你找找看有沒有啦。

卜母 葉妮，我們過的日子不見得比你的好。

罕 你究竟還有兩個女兒。還有丈夫也能做活的。我們那個是上禮拜又發瘋病了——非常的

厲害當時我多嚇呆啦，看着他不知道怎麼才好，並且他發一回病，至少得睡一禮拜，動也不能動一動。

卜母 我們那個也不見得好些。他現在的氣病跟背病一樣的不好。家裏是別說一個錢沒有，連值一個錢的東西也沒有。今天他要是帶幾毛錢回來，我們不曉得怎麼了呢。

愛 葉妮，她說的確是實在的情形。今天我們祇好讓父親把那隻小狗兒帶去宰啦，那末我們又可以充一充飢！

罕 你們莫非一把麵粉多沒有贖下了麼？

卜母 就是這樣囉，葉妮。這屋子裏連一顆鹽也沒有呢。

罕 唉，教我怎麼樣啊？（起身，仍立着呆想）我不曉得這樣怎麼得了呵，我是受不了啦。（怨恨絕

望的神氣）得些豬吃的東西我也很滿意囉！——但是我不能空手回家啊——我不能回去。

老天爺饒放了我吧，我真沒有別的法子啦。（她躡着腳趕快的出去。）

卜母 （勸告的口音在她背後喊）葉妮，葉妮！別去尋什麼短見啊！

珮 母親，她不至於就有什麼危險的。您不用怕。

愛 她常時這麼樣的。（在機旁管自己坐下織了幾秒鐘。）

（奧蓋司進，帶了一枝羊油燭；他的父親卜麥老老跟在他後面搖搖欲跌的負着一重網紗線，他就替他父親卸下來。）

卜母 唷，老頭子，這麼長久你在那兒啊？你在那兒啊？

卜老 又來啦，老婆婆，別像這樣的待人啊。先讓我息口氣罷。你看我成了怎麼一個人啦？

（莫理知夏格屈着身進這矮門。他是個新近退伍的後備兵。中等身材，紅面，尙武精神。歪帶着小帽，驃騎兵的態度，衣鞋都週整，穿一件不帶領圈的乾淨襯衣。他自己走近來向他們招呼。）

夏格 （健壯的口音）卜老奶奶，您好啊！

卜母 好啊，好啊！想不到你已回來啦！你到沒有忘了我們。那末請坐啊，好孩子。

愛 （用她的帷裙抹一張木椅，推過去給莫理知）莫理知，你可是來看看窮人怎麼樣啦？

夏 愛瑪，我說，你可是真的養了孩子長的很大可以當兵啦？你在那兒養來的，噲？

（佩德去拿了她父親帶來的一點食物，把肉放在鍋裏攔到爐子裏去，奧蓋司當即在那裏燒火。）

佩 你可曉得費應格織工麼？

卜母 他曾經在這屋子裏跟我們住在一起的。他是很願意同她給婚的；可是他的癆病很重，他跟死人差不多啦。我勸阻愛瑪不知有多少次啦。但是你想她那裏肯聽啊？她不聽我的話。現在費應格不是早死啦，我們也就早忘啦，她可有了這孩子啦，盡力的做工養他。但是，莫理知，你光景怎麼樣啊？

卜老 你只要看他的神氣你就可以曉得啦。他的運氣一定不錯。他來跟我們這樣人說話真是很難得的了。你看他穿的衣服跟皇太子似的，還有個銀錶，另外還有十五塊大洋在他袋兒裏呢。

夏 （挺胸自豪，面帶笑容）我倒不能訴苦，在那營裏沒有什麼不順手的事。

卜老 他做過陸軍少佐身邊的聽差呢。只要聽他說話——你看他多文氣啊。

夏 我是做成習慣如此，不能不然啦。

卜母 現在好啦，想你從前是多無用啊，彷彿富貴公子似的。因為你一點兒事也不幹的。你從來不肯好好的坐一刻兒織些布的。你老是帶着你的那些黃雀駒鳥籠兒出去玩兒——那就算是你所愛幹的事。我說的話可是實在情形麼？

夏 是，是，奶奶，確是實在的情形。不但是駒鳥，還有燕子呢。

愛 我們雖然常對你說燕子有毒的你那裏肯聽。

夏 那我怕什麼——但是卜老奶奶，你們到如今光景怎麼樣啦？

卜母 唉，不好，近來四年是壞透啦。我是害了風溼病啦——你瞧瞧我兩隻手看。我是真像瘋癱一樣，一點不中用啦。我的手脚差不多全不能動啦。誰也不曉得我受的痛苦啊。

卜老 她的神氣很不好。怕的不能久啦。

珮 我們早晨得把她穿晚上得把她脫，還得喂她吃像個小娃娃似的。

卜母（悲怨的口音說）我自己是一點兒事也不能做啦。這是比什麼病痛還難受。因為這不但對我自己難過，并且連累了人家啦。我祈禱了不知多少次，求老天爺把我帶走吧。要曉得，我是毫無生趣的了。我不知道：他們也須想到：我一生也總算吃盡苦中苦的了。我以前若是能做的事也沒有不盡力去做的；不過現在，忽然的，（她徒然的想掙扎起身）我一點事不能做啦。——我有好丈夫還有好孩子們，但是我只得在這裏呆看他們了：你瞧這兩個女孩兒，過身差不多一點血都沒有啦——面上都跟白紙一樣啦。但是無論他們能不能顧活自己，他們總得坐在這倒霉的機前做工啊。這是什麼苦命啊，他們的脚是一年到頭不離這踏板的，歸根來他們可憐憐所賺的不够他們自己買兩件衣服遮遮身體；他們一步也不能出去。禮拜堂裏的一句安慰話也聽不着。他們那裏還像十幾歲和二十歲的女孩兒，簡直跟草人兒一般啦。

珮（在火爐邊）又冒起煙來了。

卜老 諾，現在你瞧那煙。我們是一點法子沒有。這爐子全得破啦。祇得讓他倒啊，我們吞煙吃煤得啦。我們已經害咳嗽啦，一個比一個厲害。只得聽他咳到氣塞住了，或是肺炸破了完事——

誰也不來管啊。

夏 但是這該歸恩叔管的事；他一定得來看看這爐子啊。

珮 他先得來看我們搬走呢；我們沒有要她幹什麼他已經是很不願意的了。

卜母 我們只好聽他高興，這是好久啦。

卜老 我們只要說一句閒話，馬上得搬走。近來半年我們沒有付過他房租啦。

卜母 像他那麼好境遇的人其實何必這樣斤斤較量。

卜老 老婆婆，他的境遇不見得比我們好。他的光景也很艱難的，不過他這個事不說就是啦。

卜母 他有房產啊。

卜老 你說什麼，老婆婆？這房子裏的一塊磚瓦也不是他自己的了。

夏 （曾經坐下，從他衣袋裏拿出了一枝帶彩綫的短煙斗，又從另一袋裏拿出了小半瓶的白

蘭地）這樣的情形如何得了。當我看見此地人的生活的時候，我簡直的嚇呆啦。比在城裏的

就是那些狗也不如啊。

卜老（急切）這就是我所說的話對不對？你也居然知道了！但是你要在這地方說那個話，他們一定對你說這不過是年頭不好的原故。

（恩叔吉進，一手拿了一隻瓦罐，一手拿了個做成一半的大籃子。）

恩 莫理知，又見着你啦，我很高興。

夏 恩老丈，您好啊，我見着您也很高興。

恩（把他的鍋推進爐子裏）怎麼，好孩子，瞧着你彷彿像個公爺似的！

卜老 你的錶給他看，莫理知！他穿的還是一套新衣服，另外還有十五塊大洋在他錢袋裏呢。

恩（搖搖他的頭）有這個事麼？好！

愛（把那些番薯皮放進一個袋裏去）我須要出去一趟，或者可以換得一點淨牛奶來。（出去）

夏（別人都等着聽他說話）你們知道平時你們都看不起我的。總是說：莫理知，等着吧，等你當

兵的時候來吧——到那時候你可以好啦。但是你看我現在過得多好啊。在頭半年終了的時候，我已經得了好品行的臂章啦。那你們是願意的囉——這其中可就有點祕訣。我給隊長擦

靴；還給他養馬；給他拿酒。我是跟針一樣的靈巧。總是衣冠週整的伺候着——起初是在馬號裏看啊，點點名啊，騎騎馬啊。等到號筒一吹要打仗啦——那末，來啦，就殺氣騰騰的叫你拼命去了！我本是非常精明的人。我對自己說：你這孩子啊，現在你可沒有法啦，只得硬着頭皮去幹啦；我也就抱定主意真去幹啦。一直到了後來那少佐在全隊前面說：現在有一個驃騎兵那才真不愧爲驃騎兵啦！（寂靜。他用火點他的煙斗。）

恩（搖頭）好好，莫理知，你真有運氣啊。（坐下在地板上。把他的柳條放在身旁，把他的籃子夾在他兩腿當中繼續修補。）

卜老 我想你來到這裏總有點運氣帶給我們——我們可以吃你一杯喜酒麼？

夏 卜老丈，當然可以的。等到這瓶裏的完啦，我們再去要得啦。（他把塊錢向桌上一丟。）

恩（驚得張開大嘴）喝，了不得，喝，了不得！這究竟是什麼事啦！燒的肉已經在爐裏滾啦！桌上還有一瓶白蘭地呢！（他拿起瓶喝了）這給你吧，莫理知，好好！（這瓶酒就此隨便傳遞。）

卜老 我們祇要每逢禮拜日同過節的日子有口肉吃就得啦，不要這麼一年到頭的沒有肉見

面現在我們只好等下次再有小狗兒到這屋子裏來啦，像一個月前一樣——不過這可不是常有的事。

恩 你把那隻小狗兒殺了嗎？

卜老 只得殺啦，不然就得餓死啊。

恩 好好，好好！

卜母 他到是個很馴良的小狗呢！

夏 莫非你們這裏左近專想燒狗肉吃的麼？

卜老 可不是嗎，我們只嫌太少呢！

卜母 像這麼一點兒好肉對於你到是很有益的。

卜老 莫理知，你可吃厭啦，不覺得肉有味兒了吧？只要跟我們住一向，你就又覺得肉有味兒啦。

恩 (用鼻吸氣) 是啊！那味兒一定不錯——聞這氣味多好啊！

卜老 (用鼻吸氣) 美味兒！

恩 那末，莫理知，像你在外邊見過世面的，說說你的意見給我聽聽看。外邊的情形對於我們織工有什麼進步沒有？

夏 他們應得有進步才是。

恩 我們這裏的情形是很可怕的。真是在不死不活的地位。一個人嘔盡了心血，到後來還是作牛作馬的——只落得『上無片瓦，下無寸土』。要是在織機旁邊能做一天苦工，才可以過一天苦日。但是我自從入了這一行以來，日子已經很久啦。現在我能賺一口吃的是靠着這一點兒做做籃子。我總是做到夜很深的時候才往床上一倒，那才算六分錢賺到手啦。請問你像現在什麼東西都貴，一個人靠這一點錢能夠過活麼？房捐一起就要四塊半，地捐一塊半，加起典利四塊半——一共就得十塊半錢，我計算我一年能賺的錢不過照這數目僅僅的加上一倍，剩了十塊多錢，我全年的柴啊，米啊，衣服啊，鞋子啊，還有我住的那一點兒地方啊全在這十塊多錢裏邊啦。我現在弄到利重過本你想怪不怪？

卜老 有人說要上柏林京城裏把我門在這裏怎麼樣的苦處告訴皇帝聽呢。

夏 卜老丈，那也沒有什麼效果的。報紙上載的這些事也多得很。無奈那些有錢的人能顛倒是非：他們狡猾的同妖魔一樣。

卜老 （搖頭）想他們在柏林的人都這樣糊塗了！

恩 莫理知，那可是當真的麼？莫非沒有法律保護我們了麼？要是一個人雖然拼命的做工也不能付他的典利，他的房產就得讓給人家不成？那鄉紳把錢借給人家，他不過想得些權利——要不然他爲的什麼呀？可是結果該怎麼樣我不明白。——要是這房子沒有我的分了：（低聲的哽咽）我是在這裏生長的，並且我父親在這裏織布有四十多年啦。他對母親說過不曉得多少次啦！老婆婆，要是到了我不在的時候，這房子總在這裏的。這房子我是費盡心血賺來的。每一個釘，就是每一晚苦工，每一塊板就是一年的苦飯。一個人怎能够不想這個……

夏 他們是巴不能够把你這人都吞吃了——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恩 好好好！現在我年已老了，我甯可死在這裏我自己是不出去的。誰怕死啊？我父親，他是死得快活的。臨終的時候雖覺得有些可怕，後來我爬進床裏去睡在他旁邊，他也就沒有什麼啦。那

時候我才十三歲的孩子。我疲倦了，我就在他旁邊睡着啦——我不懂得什麼事——可是等我醒的時候，他已經是冰冷啦。

卜母（停一歇以後）珮德，那爐子裏拿點湯給恩叔吉吃吧。

珮這裏，恩老丈，您吃點兒，這個定定心吧。

恩（一面吃一面流淚）好好，好好！

（卜老剛捧着鍋吃肉）

卜母 老頭子，老頭子，你難道不能忍耐一刻兒，讓珮德好好的弄給你不好嗎？

卜老（一面嚼）我自從吃聖餐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當時我出來了馬上去把我的做禮拜穿的褂子賣啦，就去買了一塊好豬肉，從那一次一直到今天晚上肉還沒有進過口呢。

夏 我們還想肉吃嗎？盡讓那些廠長代我們吃啦。所有好的地方盡被他們占去了。若是誰不信這話竟可以到彼羅彼得司華渡去看看。大可以增長見識——那裏是重重疊疊的宮室，有樓有關的，都是鐵欄杆，玻璃窗。那都是誰家的呢？當然，都是那些廠長們的囉！在那裏沒有一點不

好的氣象！煎炒燒烤俱全，車馬婢僕都有——他們有的是錢什麼都能辦得到，可是不曉得他們還要怎麼樣才知足呢。他們實在是漲飽啦，所以個個是肥頭大肚洋洋得意的神氣。

恩 當我年輕時候的情形可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廠長們也讓這些織工分點利益的。現在無論什麼全歸他們自己受用啦。你可想到這究竟是怎麼個道理啊？如今那些漂亮的人既不信神又不信鬼啦。他們也不問有什麼天理人道啦。所以我們的飯被他們偷得乾乾淨淨，教我們連想賺一口苦飯吃多不成啦。要曉得這是他們的罪惡。要是我們的廠長是好人，我們也不會苦到這步田地啦。

夏 那末，聽着罷，我念點東西給你開開心罷。（他從袋裏拿出一二張摺皺的紙）我想，奧蓋司，再到那酒店裏拿瓶來罷。唯，孩子，你怎麼整天的笑啊？

卜母 我們奧蓋司誰也不曉得他為什麼總是快活的——無論怎麼樣他總是嘻嘻的笑。你走罷，快點啊！（奧蓋司帶了空白蘭地瓶子出）老頭子，你現在覺得很受用了罷？

卜老 （仍在咀嚼；有了酒食的功効，精神倍加）莫理知，你這人是我們不可少的。你是能念能寫。

你知道織商行情的，又有心體恤織工的苦楚。你該在這裏做我們領袖纔是。

夏 我馬上就得這樣做去。我不想別的，只想把這裏左近的那些廠長曉得我們點利害——他們簡直都是些狗！我本是個很隨便的人。但是要我真發起火來，那我就恨不得一只手提住賴息格一只手提住狄屈理溪把他們頭對碰在一起，碰得他們頭腫眼花才放手——若是我們大家能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給他們一個好好的教訓啦；用不着什麼皇帝政府來幫忙；我們所幹的事只要說：『我們只要這個同那個，我們並不要別的。』這麼一來，各種的情形都得變更啦。他們一看我們居然還有點胆量，他們就退讓啦。我知道他們那些賊徒；他們盡是一羣胆小的獵狗。

卜母 你說的話到有點道理，我不是個兇悍的女人。我可時常想用什麼法子把他們那些富翁弄到同窮人一樣。但是事情要真弄到那個地步：

夏 他們也就同歸一盡了，那我不管他。那也不過是他們所應得的報應。

（卜麥老老已經輕輕的出去了。）

珮 父親那裏去了？

卜母 我不知道他會上那裏去。

珮 你想他多久沒有吃的了，他的胃裏能消化那肉麼？

卜母 （悲傷啼哭）你瞧，你瞧！就怕他得了肉他都不能受用啦。這許多日子好容易吃點兒肉，又出去吐出來了。

（卜老又進，淚汪汪的發恨）

卜老 不好了！我是太不中用啦！現在我好容易得了些有點味的東西，我的胃都受不起啦。

（他向爐子邊的凳去坐下哭。）

夏 （受了刺激勃然大怒）此地左近那些人自稱地方官長的，真是些衣冠禽獸，終年的什麼事不幹，只是想出種種法子來自尋快活。並且這種人還說織工們若不是這樣懶惰一定是很可以過活的呢。

恩 這些人說這個話的簡直的不是人了，是妖魔了。

夏 不要緊，恩老丈；我們正預備着同他們拼一拼啦。白格爾同我已經是把我們的心思警告屈賴息格了，當我們分別以前我們已經唱了『萬惡官吏』給他聽啦。

恩 好天爺啊！就是那歌兒麼？

夏 是，我有在這裏。

恩 他們說這是屈賴息格的歌。

夏 我念給你們罷。

卜母 誰做的啊？

夏 那可誰也不知道，現在聽着。

（他讀得輕重不準，斷續不連，像小學生似的，但是很有勇敢的氣概。他的聲調裏覺得懺悔，悲痛，憤怒，怨恨都有。）

一

官吏呀，對我們，萬惡殘忍無人道。

我們呀，生計艱難無處告。
苦命呀，活着不如一死好。

二

日日呀，坐針氈，心如刀絞，身如裂。

但聽呀，慘慘悽悽長嘆息，

就知道，我們生氣已垂絕。

（這歌的字句卜麥老老聽了心裏大受激刺。他雖然極其氣忿，勉強忍住不插嘴。到後來他
可忍不住開口了。）

卜老（半笑半哭的向他妻子口吃着說）日日的坐針氈。不論這是誰做的，老婆婆，他做的確是
眞生活。：你可以證明：：噲，以下怎麼說？但聽呀慘慘悽悽長嘆息，就知道：：還有什麼？

夏『我們生氣已垂絕。』

卜老 老婆婆，你知道我們怎麼樣嘆氣，我們是日日夜夜醒着睡着總是嘆氣。

（恩叔吉已停了工作，在地板上攣縮着，也極其氣忿。卜母聽着念的時候，不時的同珮德措他們的眼淚。）

夏（接下去讀）

三

屈家人都該戮，走狗奴才也該戮。

你們是狼狽爲奸惡主僕，

吸盡了窮人脂膏還不足。

四

你們是狗黨狐羣，厲鬼凶神……

卜老（氣得發顫，頓足）是呀，厲鬼凶神！

夏（讀下去）

你們是人面獸心，吃人妖精；

總有日惡貫滿盈，

看你們可再橫行。

恩 是呀，是呀，他們總有日惡貫滿盈的！

卜老 （磨拳擦掌）看你們可再橫行。

夏 （讀）

五

請願的，明知工夫都枉費，
沒奈何，奔走呼號盡人事。
你們說，不願做工去餓死，
我們的規則總如此。

卜老 什麼請願的明知工夫都枉費嗎？字字是真情實理……字字……同聖經一般。真是請願是不
中用的。

織 工

夏
(讀)

六

要知道，我們真是可憐人，
一個個，清晨挨餓到黃昏。
現在呀，唱這歌兒請你聽；
想你們，硬心人兒也酸心。

七

又誰知，『你們』向不解酸心，
祇曉得謀財，那顧得害命。
你們真是害人精，
怎不教人切齒恨？

卜老 (感受非常的刺激，直跳起來) 祇曉得謀財，那顧得害命。對呀，一點不錯！我老卜在這卡西

巴黑是織工的頭腦。誰敢反對我啊？我生平原是個忠厚勤快的人，現在你瞧我！你瞧他們把我弄到什麼樣啦！他伸出他的兩隻手臂，摸摸看，祇剩下皮同骨頭了！你們那些狐羣狗黨，鬼厲凶神呀！（他向椅上一倒，氣忿得啼哭了。）

恩（把他的籃子丟到角上去，站起來，氣忿得全身顫抖）我想現在這時代要改變了。我們不能再忍耐了！我們不能再忍耐了！來罷，不管他什麼啦！

第二幕

一間平常的房間在彼得司華渡的最著名的酒店裏。這間大房的屋頂是用椽角構成，中間有一木柱，沿這木柱圍着一張桌子。略偏柱子的右邊後牆裏是個進出門，門開的時候可以看見一間大招待室或是間大前廳，裏面有好些木桶和釀酒的器具。這門的右邊角上是一個木櫃檯，檯上帶着放麥酒杯玻璃盞之類的格子架；靠後牆上是一個大櫥，裏面擺着一排一排的各種酒瓶，在這個櫃檯大櫥之間有掌櫃站的一個窄狹地方。在這櫃檯前面擺着一桌。桌上鋪着一方鮮豔的桌布，這桌子上頭掛着一盞可愛的燈，四面圍放着幾張籐椅。離不多遠在這右牆裏有個門上頭刻着「內廳」就在這邊的近前些設着一座能走八天的老鐘在那裏擺動。近這後面，在這進出門的左邊，有一張放杯瓶的桌子，在這對方的角上有個大火爐。在那左牆裏是三扇小窗。窗下設着一張長條凳，在每扇窗前擺着一頭向着牆的一張大橢圓式的木桌。沿那些桌子擺着些有靠背的長凳。這些牆都是刷的藍色，上面裝飾的是些廣告，彩印品，油印畫，其中還夾着一幅弗理特理克威廉第三的像。

弗撒而，酒店主人，五十多歲，身材高大，性情和平，立在櫃檯後面正拿着一瓶啤酒向玻璃杯裏倒。

佛撒而奶奶在爐子邊熨東西，她是個身材苗條衣服整潔的三十五歲的女人。

雅納佛撒而，一個十七歲的美貌女孩，一頭深黃可愛的頭髮，裝束娟雅，坐在鋪彩色布的桌子邊上繡花。當時遠遠地有一隊學生唱着送葬歌，她就擡起頭聽了一下。

費剛德，是個細木工，穿着做工的服式，也坐在這桌子邊上，有杯巴伐零啤酒擺在他前面。他的臉上顯得他明白世情，頗有閱歷的神氣；並且顯得他聰明機警，寬容果決的性情。

一個旅商坐在那柱桌邊，正在使勁的嚼一塊牛排。他的身材在高矮之間，且顯得心寬體胖，性好談諧，舉動輕率。他的服式趨時，他的行囊，樣本箱，洋傘，大衣，和旅行氈毯都放在他旁邊的椅上。

佛
費
(拿了一杯啤酒給這旅客但是對費剛德說)今天彼得司華渡裏的魔鬼放出來了。
(高而尖口音)這是因爲在屈賴息格那裏今天是放假日子。

佛奶奶 可是他們平時不是這樣成羣結隊的。

費 這須是他招的二百個新織工。

佛奶 (一面熨東西) 是是，那須對了。他雖要二百個，就是六百個也一定有的。他們是正多的很呢。

費 你說的很不錯。他們死亡的事到不用怕，隨他們苦苦的過活得啦。他們生的小孩子真多，使我們沒有法子辦啦。(那送葬歌隊的聲音忽然聽得更加清楚) 今天也有出喪呢。能滴溪織工死啦，想必你也知道。

佛 他是早就不中用了。近來好幾日他的神氣像活鬼一樣啦。

費 佛撒而，你沒有見過這樣小的棺材吧；我從湊合材料以來，要算那是最小，最賤的了。那個屍體也可憐啦！還不够六七十斤的分量。

旅 (他的口裏塞滿食物) 我所不明白的就是這個：你無論拿起什麼報紙看，總有那些傷心慘目的記事說那些織工窮苦。你就覺得這裏鄰近的人民大半都要餓死啦。然而你上這裏來

看看那出殯的情形像現在那樣。當我進這村莊的時候我遇見這出殯的有音樂隊，有學生隊，有校長，有牧師，像這樣的情形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中國的皇帝出殯呢。若是人民有這些錢去化在這個上……（他喝一口啤酒，放下杯子，忽然的滑稽的神氣）小姐，你想這件事怎麼樣？你可跟我同意麼？

（雅納勉強的一笑，仍舊忙她的工）

旅 現在，我敢打賭。這雙拖鞋一定是給你父親做的。

佛 那您可錯了；這些東西從來不上我的脚的。

旅 你可別說那個！現在若是這雙鞋是給我的，就算要我一身所有的一半價值我也願意給啊。

費 （曾經咳嗽了一兩聲，移動他的椅子，預備着說話）先生，你剛才不是說見了這樣的出殯覺

得奇怪嗎？我告訴你那還是很小的出殯呢，佛奶奶可以證明我說的對不對。

旅 但是，我的先生呀：要多少錢來化費啊！那些錢從那裏來呢？

費 先生，你若是不見怪，我敢說在這裏左近的那些窮人苦工很有些愚蠢的。我想他們有種不

可理喻的成見，以爲這是他們萬不可少的尊榮名分。所以一有了他們父母的大事，他們就不問什麼迷信不迷信了。這些子女們和這些至親就得大家來把錢湊合起來，若是還不够，他們只得往有錢的人家去借。他們就負了滿身的債；給牧師的錢，擡埋人的錢，那些大家有關係的錢都欠到了。歸根來還有飲食種種的問題。但是，先生，我說的話並不反對爲子女的孝心；不過這些孝子不問自己力量如何。若都得那樣排場，他們的負擔太重了，以後就很難過活啦。

旅 但是那牧師應該解說道理教他們明白別那麼愚蠢才是。

費 不瞞你說，先生這裏到處都是教室，每個教室的牧師必須供給他。這些清高的先生們全靠些大出殯賺錢的。排場愈大，將來捐助款項愈多。先生，無論誰若是知道這裏工人情形的，一定得對你說這些牧師是極力反對省儉葬禮的。

（何理希進，一個年老破布商，稍稍曲腿，帶着一個用皮帶捆的箱子）

何 好早啊，衆位夫人！先生來杯西奶泊司，勞你駕，佛撒而先生。小女主人今天有什麼東西給我麼？
雅納小姐，我有了很好看的絲帶在我的車裏，還有光線帶，吊襪帶，還有別針，髮釵，鈎針，頂針。

並且只要幾塊破布就都可以交換啦。(他把口音一變)由這破布造出很好的雪白紙來，那末你的意中人可以在這上面寫信給你啦。

雅 多謝你，不過我對於意中人可沒有什麼關係。

佛奶 (把她的熨斗關上)得啦，她不是那路人。她不提婚姻的事的。

旅 (跳起來，顯出意外的高興，向前到雅納的桌邊，把他的手伸過桌子去)那是不錯的，小姐。這件事你同我的意見正是相合，我們握一握手表示同意吧。我們是終身不婚嫁的了。

雅 (臉上發紅，把她的手伸給他)但是你已經結過婚了！

旅 沒有的事。我不過假裝這麼樣。你以為我帶着戒子的緣故麼？我不過藉此保全我的志操，免得受那些無恥的引誘。但是對於你我可不用怕啦。(他把那戒子收進袋去)但是老實的對我說，小姐，你真的有此決心無論如何總不結婚了嗎？

雅 (點頭)是，總跟你一樣吧！

佛奶 你可相信她一定不嫁的，除非有了什麼特別的意外奇遇，就難說了。

旅 那又何妨呢？我知道有個息勒鄉的財主，他娶了他母親的女僕的女兒，就是那屈賴息格，有錢的廠長，他的妻子也是個守機房的女兒，並且還沒有跟你小姐一樣美麗呢，他現在可進出馬車，帶着都是穿制服的僕人了。那又何妨呢？（他踱來踱去，自己伸伸腰，頓頓腳）請你給我一杯咖啡吧。

（恩叔吉同卜麥老老進，各帶一包。他們在貼近何理希偏左的前桌邊很謙遜的靜靜坐下）
佛 恩叔吉老丈，你好嗎？又能見你一次我很高興。

何 是啊，像你從那煙黑的老窩裏爬出來到這裏是很難得的了。

恩 （顯然不好意思，含含糊糊的說）我是又去取紗來的。

卜 他是去做半塊錢一匹的工了。

恩 我本不想去做的，只爲現在編籃子的工沒有出息了。

費 這個事究竟比沒有事好些。他辦這個事不過想給你們一點職業做做。我很熟識屈賴息格。上禮拜我在他那裏拿出夾層窗子的時候，他同我彼此還談到這個事。他辦這個事是出於他

慈善的心思。

恩 好好，好好，那也須是的。

佛 (在每個織工前放下一杯西奶泊司) 你居然來到此地了。恩叔吉，我說你從上次修了髮到現在有多久啦？在那邊那位客人想要請教請教。

旅 (遠遠大聲說) 佛撒而先生，我可沒有對你說那個話。我不過見了那位織工長者的可敬的外貌有些奇異。那麼樣魁梧的身材確是不常見的。

恩 (抓抓他的頭，踢躑的樣子) 好好。

旅 那麼膂力過人的古樸樣子如今是少有的了。我們都是受了文明的感化；但是我可也還贊賞那天然的本質，不受：什麼改化。你看那兩道濃眉！那一把的虬髯！

何 讓我告訴你吧，先生，這些人是給不起理髮的錢，也買不起剃刀的，他們是沒有法。要長的只好讓他長。他們身外的東西並沒有什麼可以荒廢的。

旅 我的好朋友，你可切不可以爲我要：(側面向佛撒而) 你想我可以敬那位長髮的一杯酒

麼？

佛 不，不，你別那麼樣。他不受的。他有些古怪脾氣的。

旅 好，那麼，就作罷了吧。借光你，小姐。（他自己在雅納的桌邊坐下）我不瞞你說，小姐，自從我進

來，見了你的頭髮。我不由的非常的愛慕——多濃蜜多嬌嫩呀！（喜不自勝的吻他的指尖）並

且多好的顏色呀！像金絲一樣。你這頭髮要是在柏林可不知道要教多少人爲之顛倒呢。我

敢作保，像有這樣的頭髮你要到宮裏去也可以的：（向後靠着，望那頭髮）美哉，美哉！

費 所以他們給她取了個名字。

旅 那有什麼名字可取呢？

何 栗色小馬，是不是？

佛 又來了，那個話我們是聽厭啦。我可不願意把這孩子的心思鬧糊塗了，她已經有許多的癡

心妄想。再禁不起今天聽這個說王爺明天聽那個說太子啦。

佛奶 老頭兒，你讓她去吧。人生在世要想些體面那又何妨。人家的心思總不能全跟你的一樣，

若不然人家別的事都不用幹啦。若是屈賴息格的祖父也跟你一樣的心思，他們到今天還不是些窮織工嗎？現在他們可做了財主啦。你想屈勞屈拉老老看。他以前也不過是個織工，現在可已有了十二處的房產，並且還做了貴人啦。

費 是，佛撒而，你對於各事總要在好處想才是。這一次你的夫人是不錯的。我很表同意。若是我像你一樣的着想，我也不得到現在的地位管七個工人啦。

何 是，你明白處世的道理；無論什麼人沒有不佩服你的。在那織工臥病以前，你已經在那裏預備他的棺材了。

費 一個人要想成什麼事業，總得用心去做的。

何 那你是不用怕的。那個織工什麼時候要死你知道得比醫生還清楚呢。

費 （想強笑，忽大怒）那些織工之中每禮拜總要偷兩三個絲軸的賊，他們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得比巡警還清楚呢。你所搜羅的是破布，那裏邊你敢說一點棉紗都沒有嗎？

何 你的穀子是長在坡地上的。坡堆愈多，於你愈好。當你見了那一排一排的小孩子的坟墓，你

就要拍着你的肚子說啦！今年年成真好，這些小東西彷彿樹上金龜蟲似的全掉下來了。我這禮拜又可得額外的進賬啦。

費 就算你說的全不錯，我究竟總不是收買賊贓的人。

何 不對，想你幹的最壞的事，須在那些有錢的廠長面前報些花賬，或是當屈賴息格造房子的時候，暗地裏鬼鬼祟祟的賺他一兩塊木板。

費 (回轉身去) 隨你同誰去說話吧，別同我說啦。(後又忽然說) 何理希是專說謊話的人！

何 費剛德是專造棺材的人！

費 (向其餘的伙伴) 他會妖言惑衆，邪術欺人的。

何 你若是不留神，我到要在你身試一試呢。

佛奶 (曾經出去，現在帶了那旅客的咖啡回進來，正把咖啡擺上桌去) 先生，請你到裏邊客廳去用好嗎？

旅 不必，不必！(微微的向雅納看了一眼) 我可以一輩子的坐在這裏。

農 請你給兩杯白蘭地。

佛 您早呀，先生們。

（他把酒倒了給他們；這兩人都拿着杯喝了一口，然後把杯放在櫃檯上）

旅 （向樵工）先生，你今早來的很遠吧？

樵 從司太洒法渡來——倒還好走。

（兩個老織工進，在恩叔吉，卜麥，和何理希旁邊坐下）

旅 但是請問你可是在霍海伯爵那裏作工麼？

樵 不是，在凱爾伯爵那裏。

旅 是，是，對了——我剛才就是那個意思。此地有這許多的伯爵男爵同那些紳士們真鬧不清楚。非得有個特別的記性萬記不住他們那些名字。但是請問你爲什麼帶把斧頭來呀？

樵 我剛才從一個偷木材的人那裏拿來的。

卜老 是，他們那些大人先生對於我們要點木柴燒燒是非常嚴厲的。

旅 你可要明白若是每人都要想得一點兒：

卜老 但是，先生，請你原諒原諒，這種事也須有大賊小賊的分別。此地有些人專偷大批的料材去賣，因此發財的。而一個可憐的織工若是：

第一老織工（插話）我們是要一根樹枝也不答應的；但是他們大人先生是把我們身上的皮都剝去啦——我們得付保證金，紡織錢，同各種的負擔——我們還得東奔西跑的，忙忙碌碌到田裏去做工，不問你願意不願意。

恩 這真一點兒不錯——那廠長所賸下給我們的，全被他們大人先生搜括去啦。

第二老織工（曾坐在隔壁桌上）我也曾向我那大人當面說過。我說：大人，請你原諒，我在這縣裏服役今年有這許多日子實在幹不了啦。爲什麼呢——大人，因爲我自己那一點地已經要被雨衝壞啦。我要想活在世上，我只好日日夜夜的做工啊。唉，這水災多厲害呵！我站在那裏心裏多少難受，眼望着那好好的土料衝下山來一直衝到房屋裏去啦！還有那多少好的種子

呵！我一點法子也沒有，只自狂叫大哭，弄得我一禮拜眼睛也不能見什麼啦。到後來我只得再把那土一車一車的推上山去，推了八十來車，幾乎把我的背脊都彎斷啦。

農（粗聲大氣的說）你們這些織工，在這裏這樣的喊冤訴苦。彷彿我們一點天理良心都不顧的了。就是你們光景不好，是誰的過處，還不是你們自作自受？以前生意好的時候，你們幹些什麼？你們天天喝化。那時候若是你們能積蓄一點，當現在年歲不好的時候，你們也可以補助自己，也不必去偷綿紗偷木材啦。

第一少年織工（同幾個伙伴立在前間廳裏，近門口向裏叫）作農工的雖然每天睡到九點鐘起身，農工總還不過是個農工嗎？

第一老年織工 農工跟伯爵他們彼此是一樣貨。譬如有個織工要租房子農工就得說：我給你一個小窟窿住在裏面，你每月得給我多少多少的租錢，並且你得要幫我割草收稻才行——若是你願意，那你上別處去吧。他就上到別處去試試，那第二個人的話跟那第一個的是一式一樣的。

卜老（怒）織工就像一塊骨頭，無論那隻狗都要來咬一口的。

農（大怒）你們這些餓鬼，什麼事也幹不了的。你們能使用犁耙麼？你們能作條直的犁溝麼？把一捆一捆的稻子拋上車去麼？你們什麼事也不配幹，只曉得游手好閒，吊膀折稍的事。全是些沒出息的壞東西！

（他已付過錢，現在出去了。那樵工笑着跟走。佛撒而，那細木工和佛奶奶都大笑起來。隨後大家又寂靜了一刻）

何 像這樣的農工是簡直同他的牛一樣蠢啦。彷彿我也是不知道此地各村莊的苦楚的。這裏慘淡的情景我早見過了！四五成羣的人躺在草薦裏，都是赤身露體的。

旅（以婉轉規勸的口音）待我對你說吧，好朋友，對於這裏幼能其柏的苦情形，各有各的見解。若是你能識字……

何 我識字比你總也差不了。並且我親眼所見的我都明白。若是一個人負着行李在這國裏遊歷了四十多年還不明白其中情形，這真笑話啦。你該見過那些孩子們同那些農人的鵝在

一起檢糞度日。那些人民在荒野裏赤條條死的不知多少。他們餓到極點的時候把織工用的臭膠都拿來充飢。受餓而死的人動着就是百數個。

旅 你既識字，你一定得留心政府已經着手切實的調查啦，那末：

何 是，是，我們都明白那是什麼用意。他們派下一個委員來，那委員已經是胸有成見的，也不會看見這個情形的；他就算來到一處村上，也祇是就近各處，到那有最好房屋的地方逛一逛。他深怕把他的鞋子弄髒啦。他對自己：『所有別處的情形同這裏總是一樣的了。』所以他就上了馬車趕回家去啦。於是報告到柏林說這地方並沒有什麼苦痛。若是他只要稍肯費點心上遠點的村莊去像那邊一樣，河流所到的地方，或是對河那窄狹的方面——或者，再好一點，若是他肯到那山上有那些破爛不堪的小茅屋的地方，那些茅屋是已經坍倒了彷彿經過火燒似的——那末他到柏林去須另有一種報告啦。他們這些委員們不信這裏有苦痛的。只要到我這裏來就好啦。我可以給他們些東西看看。在幾處餓鬼洞裏我可以教他們開開眼界。

（那織工隊的歌聽見在外面唱）

佛 他們又在那裏胡唱什麼鬼歌啦。

費 他們是要把這地方全鬧翻了。

佛奶 你想其中總有些緣故罷。

(夏格同白格爾交着手臂帶領着一羣織工，嘈嘈雜雜的穿過了那外門，進了那木欄)

夏 立定！大家歸座！

(這些新來的人在各桌旁紛紛坐下，就和那些已經坐在那裏的織工們談天)

何 (向白格爾高聲叫) 現在怎麼啦，白格爾，你聚集了這一羣人幹嗎？

白 (鄭重的說) 誰知道要幹些什麼事啊？

何 得啦，好小子們。你們可別鬧出怎麼事來啊。

白 血可已經流啦。你要瞧一瞧麼？(他裸起他的袖子顯出他大臂上所割的血痕。有許多別的

青年織工也照他一樣做)

白 我們是在西密老老那裏種了牛種來的。

何 那這個事已明白啦。無怪這地方有這樣的騷擾，原來有像你們這一班搗亂東西在各處示威。

夏 (傲然的大聲說) 弗撒而，拿兩瓶酒來，趕快歸我付錢。你怕我拿不出那好東西。那你可錯啦。若是我們高興，我們坐下選那最好的吃喝，同在這裏的無論那個客商比賽，一直到明天早上也可以的。

(青年織工們都發一笑)

旅 (裝出滑稽的驚訝) 這位少年先生可是注意於我了嗎？我真榮幸了。

(店主，店主奶奶，和他們的女兒，費剛德，和那旅客都笑了)

夏 祇要夠上資格就行。

旅 少年朋友，你們的舉動似乎光景很闊綽的——我說的對不對？

夏 我到是不能訴苦。我不過是個做買賣的旅客。我能在那些廠長們那裏分潤點餘利罷了。所以織工們的飢荒愈利害，我的生意愈發達。把他們的脂膏拿來塗我的麵包，就是這個意思。

白 好呀，莫理知！那時候你讓他占了便宜。這時候他祇得讓你占便宜了！

（佛撒而已把穀酒拿過來了。當他轉向櫃上去的時候，他停了步，慢慢的轉身，站着，顯出冷淡的神氣，向着這些織工們）

佛 （和平而鄭重的說）你們別同那位先生鬧。他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事。

（佛奶曾向那旅客談了兩句話。她拿了那杯子和他餘下的咖啡往客廳裏去。那旅客就跟着她進去，當時這些織工都笑了）

青年織工們 （唱）屈家人都該戮，走狗奴才也該戮。

佛 吁，吁！你們要唱那歌兒，隨便上那裏都可以，但是在我這屋子裏可別唱。

第一老織工 他說的不錯。別唱啦，弟兄們。

白 （大呼）但是孩子們，我們一定要往屈賴息格那裏過的，讓他們再聽聽才是。
費 你們還是留神些好——你們一次一次的去太多啦。

（一陣『呵，呵』笑喊之聲）

〔未滴希已進來；一個灰色髮的老鐵匠，光着頭，帶着皮膝裙，穿着木鞋，都已被作鐵工的煙煤污了。他正立在櫃檯前等西奶拍酒喝。〕

少年織工 未滴希，未滴希！

未 在這裏。你要我幹嗎？

少年織工們 〔這是未滴希！——未滴希，未滴希！這裏來，未滴希！——我們這邊坐吧，未滴

希。〕

未 你們想我願意同你們這一班流氓坐麼？

夏 來同我們喝一杯罷。

未 你那白蘭地留着你們自己喝罷。我自己買自己喝。（拿了他的杯，在卜麥和恩叔吉的邊上坐下。拍着恩叔吉的胸部）什麼，織工吃的這麼講究？鹹菜和炒肉！

卜老 （奮興的神氣）要曉得他們現在已決意不再如以前那樣子了，你以為怎麼樣？

未 （假意的吃驚，張着口，瞪眼望那老織工）海納爾！你對我說的意思不是就是你吧？（不住的

笑)呵了不得呵了不得!我要笑死啦。卜麥老老居然入了革命黨啦!將來那些裁縫工也得加入啦,以後那些小羊老鼠也要有革命啦。這都是活的不耐煩,不過我們可有戲看了。(他笑得同瘋的一樣)

卜老 你可不必那麼說,未滴希。我依舊是我,同以前一樣的人。我還是贊成凡事得和平了結的好。

未 和平了結!這個事怎麼能和平呢?他們在法國幹這樣事的有過和平嗎?羅白司比曾經在那富翁們身上拔過一毛嗎?沒有吧!結果是捉了去,一個也逃不了!請他們上斷頭臺見閻王爺去了!你有工做就得啦。那裏有現成的天鵝肉送到你們口裏來的。

卜老 若是我能將就的過活——

第一老織工 水已經沒到頸上了,未滴希。

第二老織工 我們是怕回家去。我們是做工不做工,都是一樣的。反正總得餓死啦。

第一老織工 一個人到了家裏就像瘋狂一樣啦。

恩老 現在我是拼着幹去，不問以後的事怎麼啦。

老織工們

（意氣漸加激昂）『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總不得安逸的』——『我們是無心做工啦。』

——『跟我們上司汀孔村去，你就得瞧見好些赤身露體的織工終日的坐在那湖邊洗澡的。這是因為他對於什麼事都灰心啦。』

第三老織工 （酒興發動，立起，大舌頭似的說話，還伸出一手示威的樣子）末日的審判到啦！不管你是什麼有錢有勢的了！末日的審判到啦！上帝上帝……

（有幾個織工笑了。有人拖他坐下）

佛 那個買主是一杯也不能喝的——他馬上就發酒瘋啦。

第三老織工 （又跳起來）然而他們——他們可不信上帝的，也不信地獄，也不信天堂。他們是譏笑宗教的……

第一老織工 得啦，得啦，那已足夠啦！

白 你讓他說點兒彷彿傳道似的。也可以使好些人心裏明白明白。

衆人口音（激昂嘈雜）『讓他去！——』『讓他說！』

第三老（提高他的口音）須曉得上帝說地獄是開着的；那大口是開着，專吞吃那些壓制受苦的，和那些顛倒是非欺侮窮人的人的。（分外激昂）

第三老（忽的彷彿小學生背誦的神氣）人能想得出，也難說得出，爲何蘇布工，他們看不起。

白 不過我們是絨布工，先生（笑）

何 蘇布工是比你們還要苦的多。他們是僅在山裏游蕩像鬼一樣。你們在這裏的人居然還有些勇氣混鬧呢。

未 你們以爲那裏莫是最苦了麼？要曉得這裏他們的這點餘力不久也得讓那些廠長們收吸完了。

白 你聽廠長所說過的這個事對於吃苦飯的織工們都難免的。（喧叫）

好幾個老少織工 誰說的？

白 屈賴息格說的。

一少年織工 該死的東西非把他顛倒吊起來不可。

夏 你想想看，未滴希。你是常常的提起那法國革命的，並且還有許多話講到你自己的作爲。這時機須來啦，並且就在目前，無論誰都能有個機會顯出他自己究竟是個說大話的人還是個真真的好漢。

未 (怒形於色) 你敢再說一句話！你可聽見過那鎗彈呼呼的響嗎？你可曾在前敵裏幹過衝鋒的事嗎？

夏 你別爲這個事生氣啦。我們都是弟兄們。我的意思是不傷和氣好。

未 你那無知的小子，你們什麼弟兄們可不關我的事。

(庫啓進，是個巡警)

好幾個口音 別說啦——吁！巡警！

(這樣呼喚了一刻，到後來大家寂靜無聲，這才庫啓走近中間的柱邊)

庫 給我一點兒白蘭地吧。(大家還是寂靜無聲)

未 庫啓，我料想你來到這裏是爲查看我們安分不安分的吧？

庫 (不睬未滴希) 你早啊，費剛德。

費 (還在櫃檯前的角上) 您好早啊，先生。

庫 生意怎麼樣？

費 多謝你，還照平常。

白 像我們現在賺這麼大的工錢，那警長派他來是看我們肚子可漲破了沒有。(笑)

夏 我說，佛撒而，你可以告訴他我們正在大吃着燒烤果醬啊，團子鹹菜啊，並且現在還喝着香

濱酒呢。(笑)

佛 他們今天鬧的天翻地覆啦。

庫 就是你了香濱酒燒烤肉，你也是不滿意的。我是同你一樣也輪不着喝香濱酒。

白 (暗示庫啓的鼻子) 他拿白蘭地和杜松子澆他的甜菜根哩。難怪那東西長的格外肥大啦。

(笑)

未 像那樣的巡警到是不易幹的。一忽兒有了受餓的要飯喫的孩子，他得把他關起來，一忽兒有可愛的織工小姑娘迷了路，他得引導她；有時他酗酒了，他得去打他夫人，打的她哭啼啼逃到鄰舍去求救；並且他得在馬上騎來騎去的，等到上床一睡就得睡到九點多鐘——講到別的，還得忠心辦事，要曉得這不是容易幹的事！

庫 別嚙舌頭啦；回頭你弔頸的時候嚙你的繩子吧。人家早知道你是什麼人啦。那些知事們對於你的花言巧語全明白。我知道誰是愛喝的，他不多久就要把他的妻子喝到貧民院去啦，把他自己喝到監牢裏去啦，我知道他將來是自暴自棄總要弄到身罹法網，還拖累了人家完事。

未 （冷笑）那是一點不錯的——可是誰也不知道誰的將來結果。不過你說的也須不錯。（勃然大怒）若是果真到那個地步，我知道我應當感激誰，誰是在那些廠長們和大人先生們面前搗鬼的，破壞我的名譽，使我無處作工——教那些佃戶磨主們都不用我，所以我現近常常整禮拜的連釘一個馬蹄掌或蓋一塊車輪布的事都沒有份。我知道這是誰的功德。這都是因我有一次見了個殘忍的人鞭打一個偷了幾個生梨的蠢孩兒打的太凶啦，是我看不過把那

人拖下馬來的緣故。但是我可告訴你啊，庫啓，那你也就可知道我啦——若是你把我關到監牢裏去，你可以隨心所欲啦，若是這個事只要給我有一點兒風聲給我聽見，我可就拿起我手邊的東西，無論是馬蹄釘或是鐵錘，也須是車輪骨，也須是提桶；若是我能由你的婆子床上把你拖出來，我既揪住了你，我要不把你的腦漿打出來，我也不算是未滴希啦。

(他跳起來，要向庫啓撞上去)

老少織工們 (拉他坐下) 未滴希，未滴希別發瘋啦！

庫 (已經不知不覺的站起，他的臉色發白。他一面說一面向門口走。他走的愈近門他的胆氣愈壯。他在門限上說了末尾幾句話即刻就不見了) 爲什麼你對我這樣？我沒有同你鬧啊。我來是有點事對這些織工們說的。我的事是關於他們的，不關你的，我與你沒有幹過什麼事。但是我得對你們說，織工們：我們的警察總管吩咐以後不准唱那歌兒啦——屈賴息格歌，或是你們所說的那什麼歌。若是再在街上呼喊不聽禁止，他得馬上給你們許多的閒工夫，送你們到監牢裏去啦。你們可以在那裏去唱，有吃有喝的，那你們可以滿意啦。(出去)

未
（在他後面大喊）他可沒有禁止這個的權——就是我們把這些窗戶多喊震動啦，就是他們在萊青白赫都聽見我們啦，——就是我們唱了歌把這些廠長們房子都震動，把他們的耳都震聾啦，把這些警察官的帽盔都震落在空中飛舞啦，也都管不着。這不是別人的事，是我們自己的事。

（白格爾當那時候已立起，發了一個唱歌的號令，現在帶着他們一同唱）
官吏呀，對我們，萬惡殘忍無人道。

我們呀，生計艱難無處告。

苦命呀，活着不如一死好。

（佛撒而竭力阻止他們，但是他們並不睬他。費剛德把兩手掩着耳跑走了。當唱第二段的時候，白格爾，末滴希已做了手勢的暗號，這些織工都起來排成行列跟在他們的後面。）

日日呀，坐針氈，心如刀絞身如裂。

但聽呀，慘慘淒淒長嘆息，

就知道，我們生氣已垂絕。

（多半織工出到街上唱以下那段，只有幾個少年的還在賬櫃前付錢。當那一段歌將唱完的時候，除了佛撒而和他的妻女，何理希和卜麥老老以外，全不在這屋裏了）

你們是狗黨狐羣，厲鬼凶神，

你們是人面獸心，吃人妖精；

總有日惡貫滿盈，

看你們可再橫行。

佛（沒神沒氣的收拾杯子）他們今天算是翻了身啦，到也不錯。

何（向卜老說，卜正預備要走）卜麥，他們究竟是爲的那一條呀？

卜他們是要上屈賴息格那裏去要求他點兒工錢。

佛你也要跟他們去瞎鬧嗎？

卜我是隨便的，佛撒而。大凡少的可以幹的，老的就非幹不可啦。（出去，臉上顯得有些難以為

情。

|何 這個事我想未必能得好結果吧。

|佛 你想像他那樣老頭兒居然也去發狂啦！

|何 我們都該替他們擔心呵！

第四幕

彼得司華渡。絨織工廠廠長屈賴息格的私房——陳式奢華，頗有那上半世紀的凜然風致。天花板，門戶，煖爐，都是白的，那有小條子花式的牆紙帶着幽暗彩色，傢具是桃心木的細工雕成，均有紅色鋪墊。在右方掛着大紅簾的兩窗之間擺一寫字檯，是一張有邊的高式公事桌。在這正對面是一沙發，就近邊是一保險箱；在這沙發前面是一桌子圍列着幾張椅子和安樂椅。向着後牆是一鎗櫃。三面的牆上都是裝飾着些不好的圖畫，在鍍金的鏡框裏。在那沙發上頭是面鏡子圍以大鍍金粗魯式的鏡框。在左方有一便門可通到大廳。靠後方有一開着的摺門顯出一休息室，裏面陳設許多也有同樣的不舒適之華麗。兩位女眷，屈賴息格夫人和克德爾好施牧師的妻，顯見在這休息室裏正在觀望那些圖畫。克德爾好施牧師也在那裏，同一個神學畢業的教師萬賀爾談話。

克

（一和善老的長者，進到前屋，一面吸煙一面向那教師說話，教師也吸着煙；他向四面一望，見這空屋搖搖頭顯着驚訝之神氣）你是個青年人，萬先生，什麼事都可以行的。當你們那個

年紀，我們年老的人也是——唔，我不必說，也是這樣的意見——就是意見的趨向當然也是相同的。少年時代有些事是有趣味的——少年人總有些大幻想的。但是萬先生，可惜這些幻想是不能長久的；他們是飛快的同「白駒走隙」一樣過去啦。你且等到上我的年紀看。想一個人在講壇上說話說了三十年——每年五十二次，那些聖日還不算在內——他也總不免心灰意懶我說的不錯啦。萬先生，如果你到了我這個地步，你就想到。

萬 (十九歲，面青瘦，身長，髮柔美；行動急燥勇健) 欽佩得很，克先生——不過我不能那麼想——人的性情是各不相同的。

克 咳，萬先生呀，一個人無論這樣心氣浮躁——(以責備的口氣)——像你這情形——無論他怎樣聲嘶力竭的去打破現已成熟的事情，到後來總落得心灰意懶的。我老實對你說吧，在我們同業的弟兄們之中，那些雖已上了年紀的也還是學年輕的玩意兒呢。不是這個宣傳反對喝酒設立戒酒會，就是那個印刷些有聲有調的宣言彷彿很有功效似的。但是他們幹的究竟有什麼好處呢？想那些織工的苦楚，現在還不是那麼樣，並不見得減輕些——而社會的和

平可根本破壞啦。不，這話又說回來啦，一個人對於這種情形大概總要說：補鞋的，盡你的力做吧；別專爲口腹計，你得爲靈魂計才是。宣傳上帝的聖道吧，凡事總該聽天由命，富貴貧賤都是上帝安排的。不過我可不知道我們的主人翁，屈先生，忽然的上那裏去啦。

（屈夫人，後面隨着克夫人，現在上前來。她是三十歲的華美婦人。她的舉止，談吐，和她的富麗妝飾顯得不甚相稱）

屈夫人 是啊，克先生，我也不知道啊。不過威廉是常常如此的。他一想到什麼事，他立刻就出去，也不顧我心裏難受啦。爲這個事我對他說過好多次，總是不中用。

克 屈夫人，商業界的人大概多是如此的。

萬 我料想樓底下一定有什麼事發生啦。

（屈賴息格進，顯得氣忿的神氣）

屈 好，羅紗，咖啡預備了沒有？

屈夫人 （快快不樂）怕你又要跑開啦。

屈 (不注意的神氣)咳!這些事你是不明白的。

克 請問你——屈先生,你有了什麼不痛快的事嗎?

屈 好先生,那一天不是這樣的,我到是成了習慣啦。咖啡怎麼啦,羅紗?

(屈夫人無精打睬的走向那拉鈴把那大繡花的鈴把胡亂的拉了兩下)

屈 可惜你剛才不在樓底下,萬先生,不然,你倒可以長點經驗。並且:但是現在我們來玩一玩紙牌吧。

克 好極啦,先生。替你今天洗洗塵開開心吧,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得把那個事丟開才是。

屈 (已走向窗去,推開窗簾望外面看着)可惡的混蛋!你上這裏來,羅紗!(她走向窗去)你看:那個紅頭髮的在那邊:

克 那就是他們叫他紅白格爾的。

屈 前天侮辱你的人可就是他麼?你須記得你所告訴我的話——當約翰幫着你進馬車時候說的。

屈夫人（撅起嘴，無精打採）我可實在不曉得。

屈 又來啦，那末蠻橫有什麼用啊？我要請問請問。果真他就是那個人，我得把他押起來。（聽見那羣人唱那『織工的歌』）你聽啊！聽聽看！

克（大為忿怒）他們胡鬧得不休了嗎？我看現在正是巡警當去干涉的時候啦。讓我看（他上前到窗邊）看看，萬先生！這些不但是少年的人，還有好幾個年紀很大的老織工也在內呢，這些人是我歷年來以為最可靠的敬畏上帝的。他們居然也加入這無意識的騷擾，真是把上帝的法律蹂躪完啦。你莫非還想我袒護這些人嗎？

萬 那當然不能的，克先生。不過，先生：『情有可原。』因為他們究竟為的是飢餓，本是無辜小民。他們是表明他們的困苦，這也是他們沒有法的事。我以為這種人不該：

克夫人（短小瘦弱，不像已婚的婦人，而像未嫁的老姑娘）萬先生，萬先生，你怎麼啦？

屈 萬先生，我可要對不起請你：我並不是請你上我這裏來講上帝的道理的。我請你來是要你安心教育我的孩子們的，別的事完全聽我去做得啦——別管啦！你明白嗎？

萬（面現慘白，呆立了一刻，然後強笑着鞠一躬。低聲說）是，當然的，我明白。我早已料到這個結果啦。這也是我心所願的。（出去）

屈（厲色）那就愈快愈妙，請吧。我們正要那房間用呢。

屈夫人 威廉，威廉！

屈 你莫非麻木了嗎，羅紗，怎麼你反而附和人家，袒護那唱歌的無賴流氓呢？

屈夫人 可是，威廉，我並不會袒護啊。

屈 克先生，她袒護了沒有？

克 年輕的人，你原諒他點兒得啦，屈先生。

克夫人 我可不明白這個。這年輕人的出身是很好的，有名望的。他父親在社會上做過四十年的事，他的聲望是沒有批評的。他母親爲他得了這裏的位置，是非常高興的。然而現在：他自己似乎不甚看重這個。

吳海法（忽的開了那通大廳的門，向裏面喊）屈先生，屈先生！他們帶住他啦！請你來吧，他們在

那人羣裏捉住了一個啦。

屈 (急忙) 有人去招呼過巡警了嗎?

吳 那巡長正在上樓來啦。

屈 (近門邊) 你來好極啦，先生。我們這裏正要借重你呢。

(克向這女眷們做手勢，教他們暫時迴避的意思。他的妻和屈夫人都向休息室去了)

屈 (怒冲冲的向現在已進來的那位巡長) 到底我的染工拿住一個首犯了吧。我不能够再忍啦——他們是無禮已極——忍無可忍的了。我有親友在家裏，而他們竟敢：無論何時我的妻出門他們就羞辱她；我的小孩子們出去也不得安全。我的親友也多不免受拳打腳踢的危險。想在這很講究秩序的社會上，有無窮的侮辱加諸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人家，那可以不懲辦嗎？要不然：那末：那末我只好說所謂法律，秩序對於我一定有特別的用意了。

巡長 (五十歲人，長短適中，肥而壯。他穿的騎兵操服帶着長刀和靴距) 不，屈先生：當然不至於的。我是只要你吩咐，無有不盡力的。這個事你竟管放心。請你吩咐我得啦。你辦的事沒有

錯的。其中有一個首犯你已經把他押起來是很好的。這樣一來地方上可以安靜啦。我是實在很高興的。此地有幾個擾亂治安的早就在我眼中啦。

屈 是，這不過一兩個無知的小子，無賴遊民，他們什麼工都不去做，遊手好閒的，終日在茶坊酒肆裏非要到吃盡化空，分文不賸不止的。但是我已決意從此不要這些妨礙營業的壞人作工啦。這是爲公益起見，不盡爲我個人的私益。

巡 可不是嗎！當然無疑的，屈先生！誰也不能說你錯呀。就是無論什麼事要在我手裏能辦的……

屈 那九尾鞭就是對付那些無賴們用的。

巡 對呀，你說的真對！我們一定得去做個榜樣才好。

（巡警庫啓進，行禮。那門開着，聽見重的脚步声在樓梯上亂響）

庫 我不能不報告你，先生，我們已捉住一個人啦。

屈 （向巡長）你願見那個人嗎？

巡 是，當然的。我們一定得先看一看清楚。請你，屈先生，現在且別對他說話。我總要辦得十分如

你的意，要不然我也不叫海特啦。

屈 雖然這麼說，我還不甚滿意。送他到縣裏去吧。我已決意啦。

〔夏格被五個染工帶進，這些染工們剛才是一直由他們的染房裏出來的——臉，手，衣服都是染污的。那犯人歪帶着他的帽子顯出一種傲慢自得的神氣，他剛喝過白蘭地現正仗着酒興〕

夏 你們一班狗子！——還自稱工人呢！——假仁假義的！將來我要不把你擒在我的手裏，我寧可把我的手爛了去！

〔巡長揮手爲號，庫啓吩咐這些染工放開他們的虜犯。夏格直一直腰，很自由舒服了。兩面門都有人守護〕

巡 〔向夏格訶喝〕把你帽子脫下，先生。〔夏格把帽脫下，不過脫得很慢，臉上仍帶傲慢的神氣〕

你叫什麼名字？

夏 你叫什麼名字？我也不是你的養豬的。

(這些人聽了這個回答大爲氣忿)

屈 這樣是太好說話啦。

巡 (變色，幾乎要暴跳起來，但又忍怒) 我們隨後再說罷。——再問你一次，叫什麼名字？(不見回答，暴跳了) 你這東西要不馬上的回答，我就在這裏拿鞭子打你啦。

夏 (完全很高興，當他聽這巡長的怒話，他眼睛也不一定，從這些圍住他的人頭上看過去，向一少年女僕叫；那女僕正拿了咖啡走，遇見這意外情形，嚇得張着口立着) 喂，愛妹，你現在歸屬了這一夥人了嗎？你還是早些脫離出去的好。這裏須有風潮起來，一晚上把什麼東西都得捲空啦。

(這女子注目望着夏格，等到她明白原來他正對她自己說話，她立刻臉上羞紅，雙手遮臉跑出去了，把這些盛咖啡的各物雜亂的留下放在桌上。那些在場的人更加氣忿)

巡 (差不多手足無措，向屈賴息格) 我平生到沒有見過：這樣不知廉恥的……(夏格吐痰於地板上)

屈 我請你別忘了這可不是個馬房。

巡 現在我可不能再忍啦。這是最後的一次：你叫什麼名字？

（克德爾好施曾在那半開的房門裏窺望，探聽外面的情形，現在他忍不住上前來干涉。他氣得顫抖）

克 他的名字叫夏格，先生。莫理知：是不是莫理知夏格。（向夏格）夏格，你不認識我麼？

夏 （嚴正）你是牧師克德爾好施。

克 是，我是你的牧師，夏格！當你才出世抱在手裏的時候，在教堂裏收你的就是我。你第一次是從我手裏歸附上帝的。你還記得我怎麼樣爲你盡力在上帝前祈禱嗎？你就這樣的感謝嗎？

夏 （像個被責的小學生，抱怨的口氣說）我可同人家一樣給你一塊二毛錢的。

克 錢，錢：你想那麼一點兒小錢：真真不識好歹！我倒很願意你把你的錢留着。你做個好人，像個耶穌教徒吧？想想你從前所許的愿看。守上帝的法律罷。錢，錢：

夏 我現在是入了朋友會啦，先生。什麼事我都不信了。

克 朋友會！你說的什麼你須明白些，別說那些話你自己還不能解的。朋友會，到好啦！他們都是好好的耶穌教徒，沒有像你那邪教徒一樣的。

巡 克先生，我得問問你……（他走到這牧師和夏格之間）庫啓！把他的手捆起來！

（外面狂聲的呼喊：『夏格，夏格出來啊！』）

屈 （同其餘各人稍吃一驚，不知不覺走向窗去）這又是什麼意思？

巡 哦，我深知道。這意思就是他們想把這個壞東西再放回他們那裏去。庫啓，照着所吩咐的話做。把他帶到拘留所去罷。

庫 （手裏拿着繩，遲疑）遵命，先生，不過這可不是很不容易的事。外邊有一大羣雜亂的人在那裏——一班不好惹的小鬼們。他們把白格爾邀在一起啦，還有那鐵匠……

克 讓我再說一句話吧！——如果能免得再增惡感，我們設法和平了結，豈不好嗎？假如夏格能承認從此對我們安安靜靜的，或者……

巡 那決不能！想想我的責任看。這樣的事我不能隨便辦的。郭起！別耽誤時候啦。

夏 (把他兩手一併伸出) 捆，捆，盡你的力捆緊來吧！反正不會長久的。

(庫啓同這些工人幫着捆他的手)

巡 現在，去吧，開步走！(向屈賴息格) 若是不甚放心，再讓六個織工跟他們一同去，他們在他們兩邊走，我騎着馬在前帶路，庫啓在後面押住他們。誰敢擋路誰就該死。

(在樓下喊聲：「哭咯，渡突兒，渡，烏烏，爆號，號！」)

巡 (走向窗去以恫嚇態度) 你們這班流氓，我得哭咯，渡突兒，爆號你們呢。開步走！

(他首先進行，拿着出鞘的指揮刀；其餘的帶着夏格跟着)

夏 (一面走一面喊) 屈賴息格太太可以隨她高興擺太太的架子啦，但是講起他的根底可不見得比我們好。她伺候我父親，喝酒取細奶泊也不知有幾百次啦，有什麼希奇——走！(笑着)

出)

屈 (歇了一歇，顯然心安) 好啦，克先生，我們現在玩牌吧，我想不會再有打岔的事啦。

(他用火點一枝雪茄，當那時短聲笑了幾聲，等到雪茄點着，大發癡笑。我現在想起這個事

真是可笑得很。那個東西（仍忍不住的笑）實在是太滑稽啦；起初在吃飯的時候還同萬賀爾爭辯——五分鐘以後他就辭去啦——到另一個世界去啦；那末這件事是完結啦——現在我們還是玩我們的紙牌吧。

克 對，但是：（聽見外邊鼓噪）好，對呀，但是：那是個可怕的鼓噪，他們在外邊鬧呢。

屈 我們現在不管別的事，只要上那間屋子去得啦；在那裏就不會騷擾我們啦。

克（搖頭）我要知道知道那些人究竟怎麼個情形啦。其實我該贊成萬賀爾的話的；無論如何對於他最後的意見所謂那些織工是耐心的，微賤的，容易感化的一班人，我總不能不與他同意。屈先生，你也有這個意思麼？

屈 當然的，他們向來是耐心的，容易治的，能安分的百姓。他們從前是那樣的，所以那些所謂信徒們都不管他們啦。但是到了現在他們有了艱難困苦的情形可不同啦。你想想那些織工們所有的救濟會看。到後來他們自然相信，回心轉意啦。他們有幾個還是來試一試利害的好。因為現在他們的要求是差不多沒有有限止的了。這樣也不樂意，那樣也不樂意。無論什麼他們都

要頂好的。

(從那人羣裏發出一聲大喊「呼啦」)

克 如此說來，瞧他們的信仰心看來只好聽他們去，簡直說由羊變成狼啦。

屈 我可不說那個，先生。等你閒空的時候作退步想想，這事總可有好結果的。這種情形在他們當道的也不能不注意一下，決不能聽他們去老是這樣混鬧——那個意思就是我們的商業他們總得設法維持的。

克 也須如此。但是近來這生意這樣可怕的衰敗又是什麼緣故呢？

屈 我們最好的商場是因為那些外國抽我們的進口稅太重所以倒閉的。對於國內是因為競爭太利害，我們既沒有保護，又無所依靠。

吳 (跟踉進，面青氣促) 屈先生，屈先生！

屈 (正在走向休息室去，回轉身，煩惱的神氣) 怎麼啦，吳海法，又有什麼事？

吳 哦，先生！哦，先生！事情不好啦！

屈 他們預備怎麼啦？

克 你實在的教我們受驚——什麼事呀？

吳 (仍是慌張)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老天爺啊——那巡官他自己……他們還不肯甘休呢。

屈 你爲什麼事？那麼大驚小怪，有什麼人的頭斷了嗎？

吳 (急的要哭，呼號着說) 他們把莫理知耶加放了——他們把那巡官打的逃走啦——他們把那巡警也打跑啦——盜帽都不見了……指揮刀也斷啦……喔，了不得，了不得！

屈 我想你發了瘋啦，吳海法。

克 這成了暴動啦。

吳 (坐在一椅上，週身戰抖) 這事鬧大啦。屈先生！屈先生，現在這事鬧的厲害啦！

屈 好，若是那警察只能……

吳 屈先生，現在這事鬧的厲害啦！

屈 不管他，吳海法，你別說啦，行不行？

屈夫人（同克夫人從休息室出來）這事是實在太壞啦，威廉。我們一個晚上的工夫全被破壞啦。這裏克夫人正在說她還是回家去的好呢。

克 你可別攪錯啦，屈夫人，不過照着現在這情勢看來，也只好：

屈夫人 但是，威廉，你爲什麼總不出去調停調停呢？

屈 你若是敢去，你去試試看。試試去對他們說說看！（沒主意的立在那牧師面前）莫非我是個強霸的人嗎？莫非我是個苛刻的主人嗎？

（車夫約翰進）

約 太太請便吧，我把馬已預備好啦。萬先生已經把教祺同卡梨送上車啦。若是鬧的真厲害啦，我們可以預備走啊。

屈夫人 若是什麼鬧的真厲害啊？

約 那我可實在不曉得，太太。不過那羣人可愈來愈多啦，他們把那巡官同警察都不知道送到

那裏去啦。

吳 這事現在鬧的厲害啦，屈先生！鬧的厲害啦！

屈夫人（漸加驚慌）爲了什麼事啊？——這些人要什麼東西啊？——他們總不至於攻打我們吧，約翰？

約 他們倒有幾個無賴的混蛋在裏邊呢，太太。

吳 這事現在鬧的厲害啦！厲害啦！

屈 別開口，蠢東西！——大門門上了沒有？

克 我請你原諒，屈先生：原諒原諒：我是決意要：我請你原諒……（向約翰）這些人有什麼要求嗎？

約（膽小）他們要增加工錢，這些胡鬧的東西。

克 好好！——我出去盡我一分職吧。我得嚴厲的對這些人說去

約 哦，先生，請你，先生，別那麼辦吧。說話是沒有用的。

克 原諒點吧，屈先生。請你派幾個人在門後邊等着，我一出去就關上，你說好不好？

克夫人 哦，教塞夫，教塞夫！你是當真的要出去嗎？

克 當真的，自然是當真的。我知道我該怎麼去對付。別害怕。上帝會保護我的。

(克夫人向他緊緊握了握手，退回去，揩她的眼淚)

克 (當時聽見那憤慨的羣衆在外邊不斷的嘈雜聲) 我去：我出去就像我回家去一樣。待我看看我的聖潔的工夫：這些人對我還有沒有點恭敬心：我去試試：(他拿起他的帽子手杖) 那麼，走啦，奉上帝的命！

(屈賴息格，吳海法，約翰陪他出)

克夫人 咳，屈夫人呀！(淚流滿面的圍抱她) 我想他去總不至於有什麼事吧。

屈夫人 (不在意)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啦，克夫人，不過我：我不能告訴你我怎麼樣的感想。

我以前倒想不到有這樣事的。這是：這是彷彿有錢是個罪過。若是以前有人告訴我這個，克夫人，我想我一定寧可在我那微賤的地位過活啦。

克 屈夫人，人生在無論什麼地位，總有許多苦痛失望的。

屈 不錯，不錯，我很相信這話。並且我們有的須比別人還多呢：唉！我們也不是偷來的。這是正當當得來的，個個錢都是這樣的。這些人總不會來攻打我們吧！至於說生意不好，那可不是威廉的錯兒，對不對？（聽見外邊的高聲雜喊。當這二女人嚇得臉色發青，立着彼此呆看的時候，屈賴息格衝進）

屈 趕快，羅紗——帶上點東西，就上馬車吧。我立刻就來。

（他跑向那保險箱去，取出好些錢票和各種貴重物件）（約翰進）

約 我們已經預備了，好走啦。但是趕快吧，回頭他們要轉到後門啦。

屈夫人 （慌的手足無措，忽伸出兩臂箍住約翰的頸）約翰，約翰，好約翰呀！救救我，約翰，救救我那孩子們吧！哦，我們怎麼得了呵！

屈 羅紗，別糊塗啦。放開約翰罷。

約 是呀，是呀，太太！您別害怕。我們的馬好，一刻兒就可以離開他們啦；要有誰來擋路，就往誰身

上趕過去。

克夫人 (空自着急) 但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呢？但是，屈先生，我的丈夫呢？

屈 他現在是平安啦，克夫人。你別空自焦急，他是不错的。

克夫人 他一定遇了什麼危險啦。我曉得啦。你不用瞞我啦。

屈 你別掛心啦——這個事他們將來總要後悔的。我很明白這是誰的錯兒。這樣可惡的無恥暴動決不能逍遙法外的一鎮上的人民捉弄他自己的牧師，虐待他——真真可恨！他們簡直是些瘋狗——野蠻東西——所以他們到後來總沒有好結果的。(向他的妻，她還呆呆立着) 走，我求你吧，羅紗，快走啊！(聽見玻璃墜乒乓的倒在地上的聲音) 他們真是大發瘋啦。現在沒有法，我們趕快走罷。(聽見喊「吳海法，出來！」——「我們要吳海法！」——「吳海法，出來！」)

屈夫人 吳海法，吳海法，他們要吳海法呢！

吳 (衝進) 屈先生，這些人已經有好些在後門口啦，那房門也不能支持多久啦。那個鐵匠在那裏用個馬槽要撞進來啦。

(喊聲更大更清楚：「吳海法！吳海法出來！」屈夫人逃開去彷彿有人追趕似的。克夫人跟着她。吳海法靜聽一聽，聽見所喊的聲音面即變色。嚇的張皇失錯；當即哭泣，哀求，急跳。他對屈賴息格如小孩子似的大獻慇懃拍拍他的面龐手臂，吻吻他的手，到後來簡直像個溺在水裏的人，伸出兩手環抱着他不讓他行動。)

吳 呀，我的好屈先生啊，善心的屈先生呀，別丟我在這裏吧。我伺候你一向是很忠心的。我對待他們百姓也很好的。我不能額外的加他們工錢。你別丟我在這裏——他們要害我呢！他們要

是找着我，要殺我的。哦，天菩薩！我的菩薩！我的妻啊，我的孩子們啊！

屈 (掙扎着想脫離吳海法，他偏緊緊抵住) 你不讓我走麼？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這房間空着幾秒鐘時候。休息室裏的窗都被打破。很大的書咧一聲把這房子都震了，隨後祇聽見「哈啦」喊聲。稍靜一刻。於是聽見有輕輕的，謹慎的腳步聲音在樓梯上，隨又低聲膽小的呼喝：「向左去！」——「你上來！」——「別出聲！」——「慢慢，慢慢！」——「別這末推呀！」——「我們是去看喜事呢！」——「別擠呀！」——「你先走吧！」——「不，你走得啦！」)

(年輕的男女織工在那通大廳的門口顯出，不敢進來，但是彼此推推擠擠。等了幾分鐘，他們膽壯起來，許多瘦弱褴褛的還有好些帶病容的人就在屈賴息格房裏和那休息室裏佈散着，起初是膽怯的希奇的神氣各處張望，隨後就動手摸弄各物。女孩子們坐在各沙發上，大家對着那大鏡裏都顯得洋洋得意，男子們立在椅子上仔細看那些圖畫，還有些把他取下來的。一串窮形苦狀的人從那大廳裏陸續進來。)

第一老織工 (進) 不對，不對，這個事鬧的太糟啦。他們已經在樓下動手搗毀東西啦。這是無意識的無理的舉動。將來總不得好結果了。懂得道理的人決不肯幹這個事的。這樣幹下去我要避開啦。

(夏格，白格爾，未滴希抬着一木桶，卜麥同別的幾個老少織工彷彿追趕什麼似的衝進來，一面粗聲叫喊)

夏 他上那裏去啦？

白 那個凶鬼在那裏？

卜 若是我們可以吃草，他得吃木屑才對。

未 無論什麼時候我們抓住他就得把他吊死才好。

第一青年織工 我們得把他的腿倒提著丟出窗外去，扔在石頭上，那他總不能再起來了吧。

第二青年織工 (進) 他已走啦！

衆人 誰？

第二青年織工 屈賴息格。

白 吳海法也走了嗎？

衆人 我們抓住吳海法得啦。找吳海法去吧！

卜 對啊，對啊！吳海法告訴他有個織工情願爲他餓死的在這裏啦。(笑)

夏 若是我們抓不着那個混蛋屈賴息格：我們無論怎麼樣總得鬧的他窮光才甘心呀。

卜 教他窮的同教堂裏老鼠一樣：我們大家看吧！

(衆人動手搗毀一空，擁向那休息室門去。)

白（他是領頭的，轉身令大衆停止）站住！聽我說，這個不算什麼事，不過才是個起頭呢。我們在此幹完了，我們得一直向比羅去。上狄屈理起的家去，那裏有許多的蒸器織機。我們所以受這苦痛，都是爲了這些製造廠的緣故。

恩叔吉（從大廳進。上前幾步，停下向四面一看，顯出慌亂，搖他的頭，拍他的額）我是誰啊？恩叔吉織工。你瘋了嗎？老恩叔吉，我的頭腦像個地黃牛在那裏旋轉一樣啦，真真是你上這裏來幹嗎？你想什麼就去幹什麼。恩叔吉，你在那裏？頻頻的他拍他的額，壞了！我想不出道理來啦！我的魂不在身上啦！你們出去吧，出去吧，你們這班亂黨！滾出去，滾出去！你們要是占據我的房子，我得占據你們的房子。走啊，走啊！

（他一面喊着，一面走進休息室去，後邊跟着一陣叫笑的雜衆）

第五幕

蘭根比羅。老織工薛爾司的作工房。左方一小窗，窗前擺一織機。右方一床，床邊一桌，帶爐架的火爐在右手角上。正在舉行家庭祈禱。薛爾司，他的年老瞎聾的妻，他的子高脫立白和他的妻路易司，都坐在近桌邊的床凳上。一繞絲車和些絲軸在桌機之間的地板上。舊的紡織用具在那煙燻黑的屋椽上排例着；幾束棉紗的絲纒也垂掛在那裏。在這低狹的屋裏有許多無用的材料。在後牆上有扇門開着，可通外邊的過弄，或是門堂。在過弄的對面另有一門開着，可看見那第二大同小異的織工屋子。那條大過弄，是用石鋪成，內有腐敗的灰泥，和一斜倒的木梯可達門樓（軒上之半階）；一洗衣盆露出一部，齷齪不堪的棉紗和好些窮家的傢具雜亂的擺着。這三處的光線都從左照進。

老薛爾司是一有鬚的，結壯的人，但因年老，工作，病痛，辛苦以致背駝氣衰了。他是個老兵，少了一隻手臂。他的鼻尖凸，容貌灰黑，手足顫抖；他瘦的一身只剩皮骨，和一雙深凹的備受痛苦的織工眼睛。

薛 (立起，他的子媳也立起；祈禱) 呵，上帝，我不知道如何感謝你，因為你今晚又發慈悲於我們……垂憐我們：保佑我們平安無恙。你是大慈大悲的，我們是可憐的，有罪的孩子們——我們所以也不配在你庇蔭之下。但是你是我們的親愛父親，你且看你的愛子我們的救主耶穌的份上，原諒我們吧。『耶穌是博愛至公，我們的無上光榮。』就是我們有時候因犯罪太重了，應受你的懲罰——你的聖潔的火也燒得太猛烈啦——呵，求你釋放我們吧；寬恕我們吧。天爺爺賜我們點耐心吧，那末我們受盡苦難之後，也可以托庇於你的無量福蔭之下啦。啊門。

薛母 (她曾偃着腰，使勁的聽) 你所禱的多好啊，爺爺！

(路易司走開向洗衣盆去，高脫立白走向過街那邊的屋子去)

薛 這小姑子上那裏去咧？

路 她上彼得司華渡到屈賴息格那裏去啦。昨天晚上她把她所有的絲都繞好啦。

薛 (很響的說) 你現在可要繞車嗎，媽媽，唯

薛母 是，爺爺，我正預備繞呢。

薛 (把車放下在她面前) 可恨我不能替你做。

薛母 這有什麼法想呢，爺爺？我只好坐着不曉得幹怎麼好。

薛 那末我給你的手指擦擦吧，那就不會有油把絲黏壞啦。(他用一塊破布擦她的手)

路易司 (在洗衣盆邊) 若是她手上有油，總不是她吃的油。

薛 若是我們沒有牛油，我們就吃乾麵包——若是沒有麵包，我們就吃白薯——若是白薯也沒有贖了，我們就只好吃糠啦。

路 (傲慢) 若是全吃了啦，我們只好照溫家一樣啦——我們只好去到那剝皮地方找他們所埋的臭馬肉，掘起些爛尸首拿來養活一兩個禮拜——那就好啦！

高脫立白 (在另一間屋裏) 你又來啦，又胡說八道啦。

薛 你要亂說的時候，姑娘，你該先想一想看啊。(他自走向他的織機去，喊道) 你能來幫一幫我嗎，高脫立白——有幾根絲要抽抽好啦。

路 (在盆邊) 高脫立白，爺爺要你去呢。

(高脫立白進來，他和他父親就互相做那厭煩的工作『牽的牽，接的接』這時把那些經股穿過那織機的『管』『杼』他們將動手做的時候何理希在外間顯出。)

何 (在門口) 你們做工的運氣好啊!

薛 (和他的子) 多謝你，何理希。

高 我說，何理希，你在什麼時候睡覺的？你是整天的在外邊轉，又整夜的要看守的。

何 近來睡覺是沒有我的份啦。

路 你好呀，何理希！

薛 有什麼新聞嗎？

何 今早上倒有個希奇的新聞。在彼得司華渡的那些織工們把法律都拿在他們自己手裏啦，把屈賴息格和他的一家人全趕跑啦。

路 (顯然憤慨) 何理希又來說慌啦。

何 不是，夫人，不是這個時候，不是今天可以說謊的。——我還有幾個好看的圍嘴兒在我車裏

呢。——不假的，我對你說的確是實在的真話。他們把他趕得亂跑。昨天晚上他下來到萊清拔赫，但是，可惜啦！他們在那裏不敢捉他，因為這些織工究竟有些害怕——可是他也只好又跑啦，跑到希萬力支去啦。

薛（正在小小心心提起那些桁腹線要送到那些孔裏去，高脫立白在那一方面從孔裏截過一個鐵絲鈎來鈎過去）你現在可別說啦，何理希！

何 這實在是真話，我可以發誓的。這個事那些孩子們在場的馬上就得來告訴你聽啦。

薛 不是你發暈啦，就是我發暈啦。

何 不是我。我所告訴你的實在是千真萬真的。若是我沒有在那裏親眼看見，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看得清清楚楚同我現在看你一樣，高脫理白。他們把他的屋子上上下下全搗毀啦。那些好好的瓷器都從樓窗裏飛出去，由房頂上豁喇喇滾下去啦。那河裏的水也被這些東西堵塞了滿出岸上來啦，他們又把那染顏色的靛青由窗子裏倒出來——這彷彿是天上的雲彩似的亂飛。噯，他們這一番的搗亂真可怕啊——並且不單是那所房子，那些染坊也是這樣。

的——還有那些棧房呢！他們把那些樓梯上的欄杆都拆啦，把那好好的地板也毀啦——鏡子也都打碎啦——那些桌椅板凳是斫的斫，折的折，毀的毀啦——喝，真可怕——比打仗還利害呢。

薛 那你就教我相信這都是我們織工幹的嗎？

（他搖搖頭不相信的神氣。同住的別家租戶已聚在門口用心探聽）

何 還有誰待我想想看，他們一個一個的名字我都可以說出來的。帶了那縣宰穿那屋子的就是我。當時我對他們說話，他們都很聽從我的。他們幹事的時候一點聲音都沒有，只聽我的話！他們幹的很好。那縣宰對他們說什麼，他們對他倒都很規矩的。可是他們並沒有停止，他們把那些美麗的傢具全毀啦，彷彿他們在那裏做工可以賺錢似的。

薛 帶了那縣宰穿那屋子的就是『你』？

何 那我怕什麼？誰都知道我。我是一向露頭露角像個混蛋似的。可是沒有什麼人反對我的。他們都歡迎我的。對，我同他們到處去的呢，我何理希決不說謊的。至於你信不信我只好隨你，不

過我見那情形我心裏也未嘗不難過——我見那縣宰的面上覺得也很奇怪似的。我們一句話也不聽見說——他們只幹他們的事，口也不開一開。看他們那些餓鬼這一次報仇的情形實在是淒慘可憐。

路（憤不可遏，一面戰抖，一面用她的帷裙揩眼淚）他們是不錯的！這是應該這麼幹的！
在那門口的衆人『這裏也有些人像那裏一樣的。』——『不多遠，在對河那邊就有一個』——
他有了四匹馬六輛車，他只顧着他的車馬，他的織工餓死了他也不管。

薛（仍是不信）這是怎麼鬧起的呢？

何 誰知道？誰知道？有的說這個，有的說那個。

薛 他們說什麼？

何 他們有許多說這個事起初是因為屈賴息格說了如果織工們受餓，可以吃草的。

（在門口的互相傳說，顯出忿忿不平）

薛 得啦，現在，何理希——你若對我說『薛老丈，你明天要死啦』我就回答你『也須死的』——

那怕什麼？你就是盡量的說：『明天那普魯士皇帝要來看我』也行。但是你要告訴我，像我同我兒子這樣做織工的人幹了那個事啊——決不幹的！我死也不信這個事。

蜜兒（一個七歲的美女孩，長長鬆鬆的頭髮，帶着一籃子在她的臂上，跑進來拿出一個銀匙給她母親）媽媽，媽媽！您看我得的東西！您拿這個去可以買件新衣服給我啦。

路 孩子，你這樣慌張的跑進來幹嗎？（備加驚異）你手裏拿的是什麼？你跑得氣都接不上啦，可是——看你那些絲軸還在籃子裏麼？這是幹嗎來？

薛 蜜兒，你那東西那裏來的？

路 她拾來的吧，須是。

何 這到至少值三四塊錢呢。

薛（惱怒）滾開，小東西——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你就要挨打啦！那匙子你那裏得來的，拿回到那裏去。走出去！你想叫我們大家做賊嗎？馬上我就把你趕出去。

（他四面一看要拿東西打她）

蜜（拖住她母親的衣襟哭着）不，爺爺，不別打我！我們——我們是拾來的。那些扶——扶絲的姑娘都——都有的。

路（半怕半氣）我說的不錯吧，你瞧。她是拾來的。你那裏拾來的，蜜兒？

蜜（哭）在——在彼得司華——渡。我們——我們在——在屈賴——屈賴息格的房子前面拾的。

薛 這愈說愈壞啦！你立刻給我滾出去，不然我就動手啦。

薛母 這到底是爲的什麼？

何 我替你想個法子吧，薛老丈，最好叫高脫立白穿上褂子把這匙子送到巡警局去吧。

薛 高脫立白，把你褂子穿上。

高（一面披褂子，一面籌劃）是，我就上局裏去說去，想他們也不至於責備我們，因爲像這樣的小孩兒懂得什麼事呀？我這就把這匙子拿轉去得啦，你現在別哭啦，蜜兒！

（路易司帶這哭的孩子到那對面屋子去，把她關在裏邊，又回過來）

何 我想那東西總差不多值得五塊錢。

高 給我塊布把這包上吧，路易司，那就不礙事啦。想想看這東西到值得這許多錢呢！

（當他包這匙的時候，眼中流出淚來）

路 這若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到够我們吃好多天的了。

薛 趕快呀！唯當心啊！愈快愈好。這也是件好事！把那鬼匙子拿出這屋子去吧。

（高脫立白帶着匙子出去）

何 我現在也得走啦。

（他去，當他離開這房子以前，還看見他對那些在門樓裏的人說話）

軍醫司蜜脫 （一個好動的五短身材，紅紅的伶俐面孔，走進那門樓）好早呀！你們這些個情形

都不錯呀！留神啊！留神啊！（用他的手指表示警戒）你們都是些佻皮的人——那是錯不了的。

（走近薛爾司的房門，不進來）早呀薛老丈。（向在外間的一個女人說）你的痛苦怎麼樣啦，奶奶好些啦，唯好，好，那末你們怎麼樣啦，薛老丈（進）呀，這才倒霉啦！這奶奶的眼睛怎麼啦？

路 這是她眼睛裏血管的原故，先生——她眼睛都已經乾啦，所以她現在什麼也看不見啦。

司 那是因爲那些灰塵同燭光底下織布的原故。那些彼得司華渡的人全上這裏來啦，這是什麼意思，你可告訴我嗎？我今早上也照平常一樣的要上各處去轉轉，以爲總沒有什麼事；但是不多一會兒我就知道啦。這真奇怪的事！他們那麼胡鬧究竟有什麼名目啊，薛爾司？他們是像一羣猛獸一樣暴動啦——喝，這也算革命，他們東搶西劫的：蜜兒在那裏？（蜜兒的臉哭紅了，她被她的母親推進來）這裏來，蜜兒，把你的手伸到我衣袋裏去看。（蜜兒依着做）這薑麵果兒是給你的。可不能馬上就給，你這小妮子！先得唱個歌兒！狐狸跳動：來呀：狐狸跳動月光中：你要知道，我已聽見你所幹的事啦。在教堂院子裏的籬笆上的麻雀兒以不好聽的名字叫他們，後來他們去告訴牧師聽啦。有誰聽見過像這樣的事嗎？共總有一千五百個呢——男男女女小孩們都有。（聽見遠遠鈴聲）那是在菜清拔赫——警鐘！真是一千五百人來了！要鬧的天翻地覆啦！

薛 他們果真是在那裏上彼羅去嗎？

司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我是騎着馬已在那人羣裏衝過啦。依我的興子就在當時當地把他一個一鎗完了事。他們是一個跟一個的醜鬼一樣，他們唱的是簡直教人作嘔。我是討厭極啦，可是弗理大立克是抖的像個老太婆啦。我們只好趕快的喝杯濃酒完事。不過我雖然沒有馬車坐，我可不願意做廠長。（遠遠歌聲）聽聽那個看！這是簡直好像他們在那裏打破鍋子一樣。我們只要五分鐘就可以把他們擒住啦；朋友們，再會啊！你們可別胡鬧啊。那大兵馬上就來打他們啦。你們須放明白些。那些彼得司華渡的人是全糊塗啦。（近邊鈴聲）呀！我們的鈴也在那裏搖啦！人人都發狂啦！（他上樓去）

高 （回來。在那門樓裏，氣急吁吁的）我見着他們啦，我見着他們啦！（在門口）他們在這裏啦，父親，他們在這裏啦！他們拿着些稻梁幹兒，趕牛棍兒，和斧頭。他們現在一排的站在狄屈理溪的門外了。我想他在那裏給他們錢啦。喔呵！這是怎麼啦？這一大羣人喔，你從來沒見過這一大羣的人衝上去——若是他們一闕上前，我們的廠長們可不得了啦。

薛 你那麼跑着爲什麼？你這樣跑，回頭你的老毛病又要發啦，那時候我們又得在你的背上捶

啊鬧啊攪不清啦。

高（近乎快樂的奮興）我不能不跑，不然他們就得帶住不放啦。他們全都喊着叫我跟他們去呢。卜麥老伯也在那裏呢，並且對我說：『你來啊，也像他們一樣得兩毛錢啊——你也是個窮得要死的織工啊。』——我是來告訴你的，父親，他說你可以去分點兒那些廠長們從我們身上刮去的錢。他說現在是時運到啦。我們織工們的生活要改良啦。我們大家得連合幫助去幹才是。我們逢禮拜日子就得有半磅肉吃啦，並且每逢假期常常的有香腸白菜吃啦。是啊，照他說起來這情形是大不相同的了。

薛（忍氣）這樣人他還自稱爲你的教父呢！他教你加入去幹這些壞事嗎？別管他們的事，高脫立白，他們是受了惡魔的騙，沒有好事幹出來的。

路（忍不住她的氣忿，激烈的說）是呀，高脫立白，只要到那竈底下去，手裏拿把匙子，膝上攔杯清牛奶，再套上一條圍裙，專門的禱告，那時候爸爸就喜歡你啦。那末他也算是盡了爲父之道啦。（在門樓各人發笑）

薛（氣得發抖）那末你就算是盡了爲婦之道啦，唯想你自稱爲人之母的，你就該這樣胡說八道嗎？你自以爲能教訓你的女兒，你就可以教你丈夫爲非作惡了嗎？

路（已怒不可遏）你專講究虔心，講究宗教，這些東西究竟可曾用來養活我的可憐孩子們嗎？他們都是襁褓齷齪的，四個全是那末樣——就要把他們身上弄乾淨一下也沒有功夫啊。是！啊！我就算是盡了爲婦之道啦，我是沒有錯——那末你若是要明白我這個意思，老實說，我就想把所有的廠長們全趕到地獄裏去——因爲我要盡我爲母之道啊——四個孩子我一個也養不活！那一個孩子不是從生出世就跟我哭鬧一直到死的？你幹的那些事有什麼屁用！你只曉得坐着禱告唱歌，聽我去到處的想法子，弄點清牛奶來，跑得我的腳都爛啦；我愁眉苦心的不知想了幾千百夜，有什麼法子去騙一點墓地，活埋我那小孩子嗎？反正這是免不了的事，那也不算謀害小孩子啊，對不對？然而在那邊狄屈理溪家裏，他們可一天到晚吃喝不盡的肉。得啦！你愛怎末說怎末說吧，可是他們在這裏動起手來，十匹馬也拉不住我啦，並且啊——若是他們鬧上狄屈理溪家去，你們一定能見我在那裏打頭陣的——若有誰來擋住我，我就

對不住誰啦——我是忍無可忍的了，那末你現在可以分白啦。

薛 你是喪心病狂的了——真是無藥可救啦。

路 (氣昏)『你』真是無藥可救呢！窮酸馱子——你就是那種人——一點兒丈夫氣也沒有的。無用的東西，祇要聽見小孩的發鼓一搖，就抱頭鼠竄啦。祇要人家說一句『對不起你』就什麼事都可以了啦。你的血氣全被他們消磨了，你的臉也不會紅一紅啦。你得人家拿根鞭子送到你手裏，把你的老骨頭裏裝點勇氣進去才行呢。(她趕快出去)

(大衆錯愕了一刻)

薛母 爺爺，梨司兒爲什麼事啊？

薛 沒有什麼，奶奶她會有什麼事呢？

薛母 爺爺，莫非這是我猜疑的原故，現在不是在那裏搖鈴嗎？(停一歇)

薛 這是出殯，奶奶。

薛母 我還祇好坐在這裏等着吧。爺爺，爲什我這麼久還死不了呀？

辭（離開工作，挺身直立，嚴重的神氣）高脫立白——你剛才須聽見你的妻子所說的話。我看，

高脫立白（他露出他的胸部）這地方他們打我一彈和頂針一般大呢。天曉得我的手膀上那裏去啦。這可不是老鼠子咬去的。（他來往的走）當我爲了皇家捨身流血的時候，你的妻子還不知在那裏呢。那末她愛說我什麼，讓她說得啦。——不在乎！這於我沒有什麼害處。——怕嗎？我怕嗎？我還有什麼害怕的，你能說給我聽嗎？回頭也須有幾個小兵來趕這些暴動的人，莫非我還怕他們嗎？好笑啦！要這樣害怕，那可怕事也不知多少啦！那有這個事，孩子。我的筋骨須是僵硬啦，但是我的老骨頭裏還有點氣力在呢；我肚子裏還能消受些東西，所以要狠狠的砍我幾刀，也還抵擋得住。——那算是最利害的了！我倒是很愿意，很愿意與這塵世永訣的。死是我歡迎的——明天死還不如今天死呢。因爲我們這種人還有什麼捨不了的嗎？我們所謂身體者不過是一把疾病痛苦罷了，我們所謂生命者不過是煩惱抑鬱罷了。我們是不得脫離苦海的人；不過還有個將來的事呢，高脫立白——若是我們把這個事也不管啦——那末我們就算『從此休矣』不用說別的了！

高 誰知道將來的事怎麼樣的啊？這也沒有人見過。

薛 高脫立白！你可別疑惑我們苦人的那一點福音啊。我這四十多年以來，坐在這裏作苦工像奴隸一樣爲的是什麼？——苦苦地坐在這裏看着他在那裏作威作福——爲的什麼？都只爲我有個更好的希望，這就是我所以能在千難萬苦中堅忍不拔的原故。（手指窗外）你們所謂好的東西就在這世上——我的可在下世裏。這就是我的思想。我心已決啦——即使我碎身粉骨也只聽他了。我們不是有上帝的訓言嗎？終有『末日之審判』到來；要曉得這不是我們自己去做審判官——上帝有言『報應由我』你須知道。

（聽見窗外喊聲『織工們，出來啊！』）

薛 隨你們愛怎麼幹吧。（他只顧自己在機邊坐下）我可只在這裏。

高 （躊躇了一下）我也去作工——隨他什麼樣來吧。（出去）

（聽見相近的有幾百個聲音唱那『織工歌』這彷彿是一陣幽慘的哀號）

這屋裏同居者（在門樓裏）『喝，了不得啊！他們像螞蟻一般擁過來啦！這些織工們從那裏來

的？——『你別這樣推啊，我也去看呢。』——『你看那個拿五朔扞的女人領頭呢！』——『呀！他們愈來愈衆了。』

何（從外邊進門樓裏來）現在是唱齣戲給你們看看了！那個戲可不是你們平日有得看的。可是你們須要上別個狄屈理溪的家去，才看得見他們在那裏幹怎麼。他們已做了大半工程啦。現在他的房子也沒啦，工廠也沒啦，酒庫也沒啦，什麼全沒啦。他們拿着酒瓶就喝——簡直開瓶塞的工夫也等不及啦。一二三，就把那瓶頸打去就喝，也不管他們的口會不會割破的，所以他們有些流着血跑路彷彿受傷的豬似的。——現在他們正在上這個狄屈理溪去幹呢。

（歌聲停止了）

這屋裏同住者 他們確是太可惡了。

何 你們等一下看回頭就可以知道啦！他們此刻在那裏所幹的是要決定從那裏起手。看他們不是正在各處的察看那大屋子麼？你們可看見那邊那個背個馬槽的小胖子嗎？那是從彼得司華渡來的鐵匠——他到是個利害的小脚色。頂厚的門一衝兒讓他撞進去啦，那門就好比

紙糊似的。若有個廠長遇在他手裏那就完了事啦。

這屋裏同住者 『那是砑喇的一聲！』——『一塊石頭飛進那窗子裏去啦！』——『那是老狄屈理溪，嚇得直抖啦！』——『他身上掛着一塊板呢。』——『那板上寫的什麼？』——『你不能讀出來嗎？』——『我若是不能讀，我可太無用啦！』——『那末，讀出來啊！』——『你——可以——十分——滿意了！你——可以十分滿意了。』

何 他其實可以不必受這個苦——反正那末一來，他還是免不了的。他們來這裏的用意可並不在此。他們想的是那些工廠。他們要去打毀那些織布機器——因為有了那些機器，織工們的手工織機吃了大虧啦。這個事就是瞎子也知道的。這話對不對？凡是好百姓都知道有些結果的。就是無論那個縣宰，巡官也說不出他們的道理來——一小塊板兒真不算什麼事。無論誰見過他們做工的情形，都早已料到有這樣的舉動啦。

這屋裏同住者 『有誰見過這末一大羣人的？』——『這些人想要什麼啊？』——（急忙）『他們在那裏過橋啦！』——（疑慮）他們總不會上這邊來吧，會不會？——（驚慌恐懼）『呀，他們上我

們這邊來啦！——『上我們這邊來啦！——』他們要來叫織工們都出去啦！』

（大衆一跑。那們樓空了。一羣骯髒泥污的鼓噪人衝進，他們的面上被酒氣和奮興染得通紅，身上襤褸零亂，好似一夜不會休息的樣子。一面喊着『織工們，出來啊！』他們在這屋裏各自雜散。白格爾和幾個少年織工帶着棍棒進老薛的房來。當時他們見了這老人在機旁做工。不覺驚詫，略爲掃興）

白 來，薛老丈，息一息吧。你的工丟開了讓他們要工作的去做吧。你現在不必自己再這樣刻苦啦。人家會照顧你啦。

第一少織工 你決不會再餓倒在床上啦。

第二少織工 織工又得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啦，

薛 現在誰叫你們來這裏，帶着棍子斧頭幹什麼？

白 這些是我們帶去打狄屈理溪的。

第二少織工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打得紅熱，刺進那些廠長們的喉嚨裏去，也可以教他們知道

挨餓的痛苦也是那樣的。

第三少織工 上前來吧，薛老丈！我們不肯休息的。

第二少織工 以前沒有一個可憐我們的——天也如此，人也如此。現在我們是爲自己努力爭氣呢。

（卜麥老老進，兩腿稍覺顫抖，臂下挾一隻新殺的鷄）

卜 （伸出他的兩手）弟兄們——我們都是弟兄們。到我這裏來，弟兄們（笑）

薛 你就弄到這樣情形了嗎，味能？

卜 格司塔夫，是你嗎？我的可憐的餓朋友到我這裏來吧，格司塔夫！

薛 （含糊說）隨我去罷。

卜 我和你說說明白吧，格司塔夫，這不算什麼事，只要運氣好就得。瞧瞧我看。看我像什麼啦？只要運氣好就得。看我可不像個王爺嗎？（拍拍他的胃部）你猜這裏邊是什麼！這裏邊的食物可以配得上王太子的口腹呢。一個人當運氣來的時候，就有燒兔肉吃，香濱酒喝啦。——我老實

對你說吧！我們做了很大的過錯——可是我們不能不救我們自己啊。

大衆（齊聲同說）我們不能不救我們自己啊，對呀！

卜 我們肚子裏只要一吃了好東西下去，我們的神氣就大不相同啦。可惡的東西！並且你覺得你的氣力漸漸的大起來和牛一樣啦，你可以用那蠻力氣橫衝直衝的一點不費事啦。上前幹啊，要曉得這是堂堂皇皇的事啊！

夏格（在門口，提着一把老式馬刀）我們已經使勁的打過了一兩次啦。

白 我們知道現在該怎麼啦。一，二，三，我們就可以進那屋子啦。那末，火速去幹吧——砰，磅，轟喇喇！打他個火星直冒，像打鐵一樣。

第一少織工 燒上一把火那也不算什麼。

第二少織工 我們上萊清拔赫去把那些富家的房子燒他個焦頭爛額吧！

夏 那是不中用的，反而幫他們得了實惠啦。你想他們可以得多少的保險費啊。（笑）

白 不必了，我們從這裏上弗萊雷，到屈老屈拉家去吧。

夏 給他們那些政府所派的官一個教訓，你看怎麼樣？我曾在什麼地方聽說過，我們的苦痛全是從他們那些所謂官僚派來的。

第二少織工 我們即刻上白勒司洛去吧，因為我們的人可以愈聚愈多啦。

卜 (向薛爾司) 你也吃一點吧，格司塔夫？

薛 我向來不吃這個。

卜 那是舊世界的事；我們現在是在新世界了，格司塔夫。

第一少織工 耶穌聖誕一年只有一次的。(笑)

薛 (不耐煩) 你們在我家裏要怎麼啦，你們這班狐羣狗黨？

卜 (稍露威嚇，但又殷勤) 我是送小鷄子來給你的，格司塔夫。我想這可以做點湯給你夫人吃。

薛 (過意不去，稍爲和緩) 那末，你自己對她去說吧。

薛母 (他曾手提着耳用力的聽着，向他們搖手) 別管我吧；我不吃什麼鷄湯的。

薛 對了，奶奶。那種東西我是一點兒也不要的。我老實的對你說了吧，卜麥一個人聽了老前輩敦敦實實的說話，把他當作小孩子看待，這是甘心爲惡。我對你們大家說吧——都聽着：我同你們是彼此一點關係沒有的。你們在這裏，我並不願意。按規矩法律說起來，你們也沒有在我屋子裏的權利。

一口音 誰同我們不合就是反對我們。

夏 （粗聲說，恫嚇的神氣）你這偏強老東西，你要明白，我們並不是做賊的人。

一口音 我們是受餓的人，沒有別的話。

第一少織工 我們要想『活命』，沒有別的話。這就如我們把吊捆我們的繩子割斷了一樣。

夏 我們是正大光明的！（提起他的拳頭對着老薛的臉）你若再說別的話，我就在你腦袋上給你一下。

白 得啦，夏格，別吵呀。這老頭子讓他去吧。——薛丈，我們現在要對我們自己說的就是：與其老死不如早死。

「我不是已活了六十多歲了嗎？」

「那可於我們不相干的——現在該有個改變才是。」

「要改變除非到『審判末日』。」

「現在是他們所不願意給我們的東西，我們用強力去取他來。」

「用強力（笑）你們就是自尋死路一樣。他們馬上就得給你們看那強力在那裏嘍，等一等吧，好孩子！」

「你的意思可是指兵說嗎？我們也就是兵。我們馬上就可以成一兩隊去抵擋他們。」

「你們口裏說說罷了。就算你所說的對——你們果真打退了兩隊，十隊又來啦。」

「衆人口音（在窗外叫）兵來啦！看呀！」

（大衆忽然寂靜一刻。聽見隱隱的鼓號聲音；在此寂靜之中忽有一聲故意的短嘆，『可惡東西！我要跑啦！』接着大衆一笑。）

「這是誰啊？誰說逃走啊？」

夏 你們那一個是怕那幾個小兵的？你們要聽我的號令，我是是幹過那事的。我知道他們的詭計。

薛 那末你拿什麼去對打呢？拿你的棍棒麼？

第一少織工 別睬那老傢伙；他的主意是根本的錯啦。

第二少織工 是，他是有一點頭腦不清的。

高脫立白 （這些暴動者不曾注意他的行動，他忽的捉住那個說話的人）你竟敢無禮對待這樣的老者嗎？

第二少織工 放了我吧。我說的並不是什麼壞話。

薛 （干涉）聽他去嚙舌吧，高脫立白。你同他麻煩什麼？今天是誰頭腦不清，究竟是他還是我，他回頭就明白了。

白 你來不來，高脫立白？

薛 不，他不去幹這樣的事。

路 (進那門樓，喊) 你們爲什麼費那末多工夫跟他們那些假道學在一塊兒啊？快來到用得着你的地方去罷！趕快！卜麥老丈，趕快跑啊！那隊官正騎在馬上對大衆說話呢。他們要回家啦。你若是不起勁，這就完事啦。

夏 (一面出去) 那是你的勇敢丈夫。

路 他在那裏？我是沒有丈夫的了！

(在門樓裏的有幾個人唱)

丈夫一時胆何小，嘍嘍嘍！

賴有夫人意氣高，嘍嘍嘍！

未滴希鐵匠 (下樓來，仍帶着馬槽；過那門樓時停步) 快來啊！你們都不是胆小的人！——喝啦！

(他衝出去，跟着路易司，夏格，以及各人，都喊着『喝啦！』)

白 再會吧，薛老丈後會有期。(將走)

薛 我想靠不住了。我沒有五年好活啦，那算是你出來最早的日期了。

白 (停住,不明白)從那裏出來,薛老丈?

薛 從牢獄裏出來——還有什麼別的地方?

白 (狂笑)你想我還管那些嗎?無論如何在那裏還有口飯吃呢!(出去)

卜 (曾蹲踞在一矮凳上,苦苦地拍他的額;他現在立起)這是實在的,格司塔夫,我吃了太多啦。但是我知道我的情形。對於現在這裏的事你有你的見解;我有我的見解。我說白格爾是對的;就是弄到鍊子繩子捆起來——我們在獄裏總比在家裏好些。你是專心於那方面,因為你不至於餓死。格司塔夫,我若是能夠將就,我也不跟他們在一起混啦;祇爲了生活的問題,一個人不得不如此作想啦。(慢慢走向門去)再會吧,格司塔夫,若遇着什麼不幸的事,你祈禱的時候,可別忘了代我費點心啊。(出去)

(這些暴動者現在全走了。這門樓裏又漸漸的擠滿了同住的人前來探看。老薛結他的布網。高脫立白正拿着一把斧,不知不覺的以手試那斧口。他和這老人兩不出聲的賭氣。大眾呼喊的聲穿進這房裏來)

薛母 這些板壁都震動了，爺爺——怎麼啦？我們遇著了什麼事啦？

(停一歇)

薛 高脫立白！

高 什麼事啊？

薛 把那斧頭放下。

高 那末，誰去斫柴呢？(他把那斧靠在爐邊)

(停一歇)

薛母 高脫立白，聽你父親的話吧。

(有一人在窗外唱)

小丈夫作事真多，嚟嚟啫！

在家裏洗碗抹鍋，唧咯嚙啫唱！(過去)

高 (跳起，舉起拳頭向着窗口) 混帳東西，你要同我搗亂嗎？

(聽見一排鎗的聲音)

薛母 (吃驚發抖) 啊呀! 又是打雷嗎?

薛 (向自己合起手來) 呵, 上帝在天! 護衛那些可憐的織工, 保佑我的兄弟們吧!

(接着稍停一歇)

薛 (對他自己說, 心中甚覺苦惱) 現在那邊在那裏流血了。

高 (聽見放鎗的時候已經立起, 搶着那斧子, 面青如死色, 幾乎憤不自勝) 莫非我還伏着像狗一樣嗎?

一女孩 (在門樓裏叫) 薛老丈, 薛老丈! 別立在窗口。剛才有個彈子飛進樓上去了呢。(不見)

蜜兒 (窗口伸進她的頭, 笑着) 爺爺, 奶奶, 他們拿着鎗放呢。有兩三個已經打倒啦, 有一個正在滿地打滾, 像個地黃牛似的, 還有個扭轉身子彷彿扭掉了頭的麻雀兒一樣呀, 你若是看見那末多的血漂出來呀——(不見)

一織工的妻 是呀, 有兩三個是永不會再起來了。

你怎麼啦?

一老織工（在門樓裏）看那邊呀！他們要對着那些兵衝上去了！

第二織工（狂呼）看呀，看呀，看那些女人呵！——他們都撩起裙子，對着那些兵吐口水呢！

一織工的妻（向裏叫）高脫立白。看看你的夫人呵。她比你勇敢的多呢。她在鎗刺前面跳來跳去，彷彿在那裏按着音樂跳舞似的。

（四個人抬着一個受傷的暴動者經過那門樓。寂靜之中忽聞一清晰的口音說——『這是烏爾白理溪織工。』再寂靜幾秒鐘以後，又聽見那口音：『他是一定不中用了；有了彈子穿進他的耳朵裏去啦。』聽見這些人爬上那木梯去。忽的外面大喊：『喝啦，喝啦！』）

在門樓裏的衆口音『他們那裏來的這許多石頭？』——『是呀，你走開的時候！』——『從那新路上檢來的』——『哼，哼，兵呢！』——『石子兒同下雨一樣啦。』

（在門樓裏的人驚號慘叫。只聽得一陣哭喊，砰的一聲這屋子的大門關上了。）

在門樓裏的衆口音『他們又在那裏上火藥啦。』——『他們馬上又要放一排鎗了。』——『薛老丈，離開窗口吧。』

高 (抓起那斧子) 什麼! 我們是瘋狗嗎? 我們現在不吃飯, 吃彈子火藥了嗎? (遲疑一下) 向那老人) 您情願我坐在這裏眼看我的妻被鎗打死嗎? 那可不行! (當他衝出去的時候) 看着我來啦!

薛 高脫立白, 高脫立白!

薛母 高脫立白上那裏去啦?

薛 他上地獄裏去了。

在門樓裏的衆口音 走開窗口吧, 薛老丈。

薛 我才不走開呢! 就是你們都發了瘋我也不走的。(向薛母, 如癡如醉的神氣) 我天上的父親放我在這裏的。對不對, 奶奶? 我們就坐在此地, 盡我們的本分得啦——唉, 雖然是風前之燭一樣。(他就動手織布)

(豁喇喇又一排鎗) 老薛受了重傷, 立一立起, 隨即撲倒機上。同時聽見一陣喊噪「喝啦!」那些仍立在門樓裏的人一齊衝出去附和着吶喊。薛母重重覆覆的問:「爺爺, 爺爺, 你怎麼啦!」

那接連的喊聲漸漸遠去，漸漸不聽見了。蜜兒跑進來。

蜜兒：爺爺，奶奶，他們把那些兵趕出村外去啦，他們闖進狄屈理溪的屋裏去了，正在那裏鬧着，同在屈賴息格的家裏一樣啦，爺爺！（這孩忽的吃一驚，覺得出了什麼岔兒，把她的手指放在口裏，小小心的走到那死者前面）爺爺！

薛母：怎末啦？爺爺，你不能說話了嗎？你把我嚇壞了。